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卷七十八

天津徐世昌

朗夫學案

朗夫通達治體廉靜自持論者以爲乾隆朝廉吏第一雖  
不以講學名而研易理明禮制覈性情並切實用無虛空  
迂廓之談其爲切問齋文鈔一書適作耐盦經世文編之  
先導賢者舉措終有益於世也述朗夫學案

陸先生耀

陸耀字青來一字朗夫吳江人少寒苦以古人自期乾隆壬申  
舉人甲戌會試明通榜授內閣中書充軍機章京以戶部郎中  
出爲登州府知府調濟南府遷運河道晉按察使署布政使先  
是補外時銓雲南大理府繼遷甘肅西寧道皆以親老告近改

官山東至是母病必得先生侍側所苦少休乃陳情解任高宗鑒其至誠溫旨垂允奉母南歸夜不釋衣者六年遭喪服除四十八年復爲山東布政使逾年授湖南巡撫五十年湖南亢旱先生已病猶強起治事冒暑求雨積勞遂卒年六十三先生性澹泊嚴義利之辨初至長沙鹽商進白金三萬兩問其故曰舊規也先生不受而命以其數平鹽價於時爲地方長吏者皆有貢獻爭以奇珍自媚先生所貢惟尋常土宜當寧知其廉必受之以慰其意而和珅方用事能爲禍福先生未嘗致一物也生平不立講學名而精析義理洞達事物讀書一歸於實用嘗輯經世之文爲切問齋文鈔三十卷其自爲文論禱祀曰士夫歲時祭祀於祖宗之外妄及天神祆廟叢祠徧於民間賽會迎神繁費無度巫覡卜祝妄稱鬼神以惑愚民爲風俗害其論家祭

曰宗法不行廟制既失人但當各祭其高曾祖考爲便於俗而  
宜於民不當人自爲禮家自爲尊人人盡祭其始祖以爲復古  
而適以亂俗其言切於事理如布帛粟菽之可衣食也所著又  
有山東運河備覽六卷濟南信讞四卷任城漫錄一卷甘薯錄  
一卷大學合鈔六卷切問齋集十二卷

參史傳

吳江縣續志  
松陵文錄  
馮浩撰

墓志銘 張士元  
書陸中丞遺事

### 切問齋文鈔序

道備於經詳於史經猶鵠也史冊所載則古今射鵠之人也讀  
經而知鵠之所在讀史而知射者之得失則固可無事於爲文  
矣然自孔子之世卽有老聃孟子之世卽有楊朱墨翟遭秦焚  
書經缺不全九流百家雜然並鶩學者惑於歧途而六經始晦  
經晦而史家之予奪亦不盡合乎聖人筆削之旨迨唐昌黎韓



子出始闢老佛荀楊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其初也由其學文者以見道其卒也舉其衛道者以成文自是唐宋諸儒之務爲文以談道也而文遂不可以或已然其弊也有爲訓詁之文者有爲講說之文者夫經者常也道之常者詎待解釋既有漢之箋故唐之義疏宋之章句微言大義已可無憾而復摶摭細瑣抉剔幽隱人各一編家著一集承學之士意在博觀玩其枝葉忘其本文紛如聚訟無益毫毛此何爲者也道猶路也路有實徑適越者必南轅之燕者必北轍九軌之途參劇之市蕩平正直周道如砥今舍而不由閉戶而談天道高座而說明心學案語錄之書日出而不窮異同宗旨之辨相攻而不已高明者墮入禪宗篤實者窘於應務此又何爲者也至如馳騫詞章揣摩應舉因循卑陋又不待言方將由文以見道而乃耗費精

神爲此不急道不終晦矣乎故以今人之文言古人之所已言  
與其所不必言不若以今人之所欲言與其必當言者以著之  
文必也以經爲鵠以史傳中人爲同射之耦鵠有定也所以置  
鵠之地無定或南或北或東或西要以必赴乎所懸之的而止  
及其命中百步之外或在正中或在邊際均之爲中小有參差  
亦非大失又況事固有與古相違而於道適合者譬諸河焉碣  
石其入海之路也自屢徙而南今在懷衛徐邳以下矣言道而  
必執古人之說不猶入海而必循碣石之蹤乎如謂今人之從  
事於前所云云方竭其聰明才力尙未足與古人爲役而又安  
能恣其所欲言與其所當言而且可無背於道是則大不然也  
方今名臣大儒接跡熙朝類能力破空虛之習切求身世之宜  
或已見諸施行或尙俟諸百世吾見其持弓矢審固與史傳中

人決得失於六經之圃固不慮序點公罔之裘之揚鱗而廢然  
去也而又於爲文乎何有此則余切問齋文鈔之意也夫

文集

原善

人莫不有本然之性亦莫不有後起之情識觀於人之慕善恥  
不善而知人性之本善旣本善矣而復有性惡善惡混之說者  
據後起之情識陷溺旣深者言之而非人性之本然也涉於事  
交於物而情識參焉始或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善  
惡之閒若相混然繼或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  
心轉而恥善則似有惡而無善矣然非眞以不善爲可慕善爲  
可恥也直謂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善爲不  
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故曰恥善慕不善而慕善



恥不善本然之性仍在人性皆善益信吾儒之言性爲不誣也  
善之與惡至不同類乃至以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  
心轉而恥善何哉曰緣其視善在外而不曰吾本然之性是以  
其於善也亦皆有所利焉伯夷比干人之所同慕也學伯夷而  
可以不餓學比干而可以不死則伯夷比干接踵於時矣如伯  
夷比干而必餓且死則何伯夷比干之敢慕荀彧馮道人之所  
共恥也學荀彧而必不使冒爲聖人之徒蘇軾學馮道而必不  
可奉爲因時大臣李贄則荀彧馮道絕跡於世矣乃荀彧馮道  
而猶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則何荀彧馮道之足恥餓且  
死人之所大不利也身享富貴而歿後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  
之目人之所大不利也於是決然不爲伯夷比干而荀彧馮道之  
歸何怪乎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

也哉視善善在外而有所利焉其弊至於如此安得尙有本然之性存乎曰是人也度必有爲之說者曰父命當遵遵而亂嗣不爲孝君過宜諫諫而傷體不爲忠是人也乃真以伯夷比干之所爲爲未善而學其非伯夷比干者以爲善是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帷幄與謀使其主不親爲弑逆可無慚於往聖文獻攸屬使其典不至於墜地終不愧爲考成是人也乃真以荀彧馮道之所爲爲善而不爲荀彧馮道者乃非善也是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是故雖當陷溺旣深之後而本然之性如人身命門之火介在兩腎之間苟一星之未滅尙生命之可圖使當其情識之參早爲警覺灼然知善惡之攸分如白黑之易明方員之難合南北之不可易位而上下之不容倒置也是必無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



知恥之患而後此者益無慮矣子思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之謂也然則善何在曰本然之性仁義禮知信五者是已其涉於事交於物則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皆有藹然秩然確然不可移易之準則焉無利害得失之見眩其中而奪其外是謂明善循而行之適完我有善無不善之本體是謂誠身讀吾說者當益知人性之本無不善而吾儒之言性爲不可誣也仁義禮知信五者人亦知爲本然之性而求仁每得不仁行義而每得不義欲合於禮知信而每與禮知信相反者豈皆有所利焉而出此曰固也浮屠老子以外君臣去父母屏妻子斷諸昆弟朋友之緣而謂可以仙可以佛於是有煦煦以爲仁子子以爲義虛浮任誕以爲禮知信者而一二儒生又以因果報應之說爲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驗爲之而

清傳卷之二十一  
五  
效則怠於再進爲之而不效則疑而自返彼其於吾人之言善也若飄風之過耳焉是與於恥善慕不善之甚者也烏觀所謂本然之性者哉作原善

肖屬

事有不可不尋其義者亦有必不可強爲之說者如世俗所云十二肖屬謂取不全之物鼠目少光牛少齒虎短項兔缺脣龍虧聰蛇無足馬虧膽羊上視虧瞳猴虧脾雞無外腎犬無大腸豬無筋宋王遠非之曰子爲陰極幽潛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跡午爲陽極顯易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丑爲陰俯而慈愛以牛配之牛舐犢未爲陽仰而秉禮以羊配之羊跪乳寅爲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之虎性暴申爲三陰陰勝則黠以猴配之猴性黠卯酉爲日月之門二肖皆一竅兔舐雄毛則孕感而不交也

雞合踏而無形交而不感也辰巳陽起而變化龍爲盛蛇次之  
故龍蛇配辰巳龍蛇者變化之物也戌亥陰而拘守狗爲盛豬  
次之故狗豬配戌亥狗豬拘守之物也謂取不全者非也庶類  
萬物豈但十二況無義理何足信乎余謂王說亦非也凡古人  
所以紀數與其取象皆適然而遇之適然而名之耳昔有人以  
問王文恪公公曰此非吾儒之所講也雖然嘗聞之於人二十  
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  
所象女士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豬壁水獮亥也奎木狼  
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猿申也  
井木豕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  
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  
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於天以紀



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夫二十八宿有二十八禽今獨取此十二以相配蓋天官家恐人難以推算故於十二宮各立一宿以爲之主且亦止以赤道十二定宮言之若黃道有歲差太陽之退度則又於十二宮散星之形似者取以象之故子宮又有寶瓶象丑宮又有磨羯象寅宮又有人馬象卯宮又有天蠍象辰宮又有天枰象巳宮又有雙女象午宮又有獅子象未宮又有巨蟹象申宮又有陰陽象酉宮又有金牛象戌宮又有白羊象亥宮又有雙魚象焉凡此皆不可以義理求之者也近一儒者好言格物致知之學乃謂午爲馬向左而行則申酉金在焉故征馬向金而驅馳丑爲牛向左而行則厯金而至焉故耕牛繫金而躑躅卯爲兔坎盡酉中坎爲月陰陽相照故玉兔向西而望月酉爲雞離盡卯中離爲日陰陽相薄

故金鳳向東而朝陽南北之氣正而長故牛馬之形大東西之氣偏而狹故豬羊之形小然尙屬方隅未若酉雞卯兔東西正位更爲微也鼠宜大而反小土剋故也故掘穴而藏於土夫向金驅馳繫金躑躅與夫玉兔金鳳詞旣鄙俚且何以處夫龍蛇虎狗鼠爲土剋何以便小亥自爲土何以仍大於鼠旣爲土剋何以復藏於土亦未能顯言其故又曰午爲火寅午一氣而午火出於三八之寅三生數而八成數木成然後火生故馬八月而生按家語大戴禮皆言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今云馬八月而生何所本耶甚矣世儒之膠柱而鼓瑟也

### 卦氣

諸家言易莫不善於以卦爻配時合蓋天有畸零卦無增減三

百八十四爻止可以配有閏之年而不足以定無閏之歲其術  
有以乾坤二卦配十二辰者有以十二辟卦配十二月者有以  
八經卦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氣者有以坎離震兌分主四時而  
六十卦畫配三百六十日其五日四分日之一均之六十卦以  
爲六十七分者支離牽合總非確義此卦氣直日之法朱子所  
以不取也而後之假易言數者又嘗屢變其說以求一當如史  
繩祖學齋佔畢欲依上下二經之次謂卦氣非起於中孚乃中  
孚起於甲子蓋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  
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而上經三十卦  
盡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六甲故曰天  
地節而四時成餘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四卦二十四爻配二十  
四氣如震離兌坎之例則是中孚與乾同起於甲子也朱載堉



律法融通則欲以邵子方圖中震巽恆益爲羣卦之宗震春分  
巽秋分以風雷爲驗也益雷在內風在外恆風在內雷在外冬  
至夏至之象也除此四卦其餘六十卦以冬至日爲復初九而  
次之以頤屯旣濟家人大寒日爲臨初九而次之以明夷賁損  
節雨水日爲泰初九而次之以大畜需小畜中孚春分日爲大  
壯初九而次之以歸妹豐離噬嗑穀雨日爲夬初九而次之以  
大有睽兌革小滿日爲乾初九而次之以履同人无妄隨夏至  
日爲姤初六而次之以大過鼎未濟解大暑日爲遯初六而次  
之以訟困咸旅處暑日爲否初六而次之以萃晉豫小過秋分  
日爲觀初六而次之以漸渙坎井霜降日爲剝初六而次之以  
比蹇艮蒙小雪日爲坤初六而次之以謙師升蠱近時潘稼堂  
檢討又欲據邵子圓圖位次以八純卦各統七卦而七卦之下

三爻則於純卦中除出三爻八卦共除二十四爻適得三百六十爻舊以震離兌坎四卦之爻分主二十四氣而坎初六主冬至九二主小寒六三主大寒六四主立春九五主雨水上六主驚蟄今則以震之初爻主冬至二爻主小寒三爻主大寒離之初爻主立春二爻主雨水三爻主驚蟄以逮坤之初爻主立冬二爻主小雪三爻主大雪共三百六十爻則自復初爻至屯三爻當冬至屯四爻至噬嗑三爻當小寒噬嗑四爻至无妄上爻當大寒明夷初爻至既濟三爻當立春既濟四爻至豐上爻當雨水離四爻至同人上爻當驚蟄以逮否初爻至晉三爻當立冬晉四爻至觀上爻當小雪比初爻至坤上爻當大雪其爲說益巧矣篤而論之天運循環節氣消長自鴻荒開闢已然伏羲畫卦以聖合天就天視之已屬後起之端有卦爻亦然無卦爻



亦然天固無藉於易聖人作易所謂與天地準彌綸天地之道者亦止其大致如此非必寸寸而度之銖銖而稱之也後儒談易乃似弈棋以天地爲枰六十四卦爲子黑白互爭東西易位卒之於子徒勞於枰無補也無論其他卽邵子皇極之數學者莫不推尊以爲精之又精亦終不可施之於用故黃黎洲嘗謂皇極一元十二會爲三百六十運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一運十二世爲三百六十年一世三十年爲三百六十年一月十二月爲三百六十日一月三十日爲三百六十時一日十二時爲三百六十分一時三十分爲三百六十秒自大至小總不出於十二與三十之反覆相承以挂一圖之二百五十六卦分配凡一運一世一年一月一日一時各得四爻其爲三百六十者盡二百四十卦餘十六卦分於二十四氣亦每氣得四爻以

寓閏法於其閒不論運世年月時莫不有閏推求其說多有可疑夫自一年成數言之爲三百六十日自十二月言之爲三百五十四日自二十四氣言之爲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自閏歲言之爲三百八十四日今以康節之術按之於法辰法三百六十其數皆以秒言日法四千三百二十月法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法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法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運法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會法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百一十六元法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一萬皆成數也在一月爲三十日於朔策強二千一百六十於氣策弱一千八百九十在一一年爲三百六十日於歲實弱二萬二千六百八十於十二朔實強二萬五千九百二十旣已不可施用乃於二氣相接之際各增一日以爲閏以準一年三百八十四日之數然三百八

十四日有閏之歲也閏雖每月有之亦必積之三歲兩歲而後滿於朔實故有二百八十四日之歲若一歲之閏策只四萬八千六百今概之三百八十四日是歲歲有閏也豈可通乎且所謂閏者見之於年月日時者也就如此說增此四爻亦當增之於三百六十之中徒增之於卦其爲三百六十者如故是有閏之名而無閏之實也是故運世歲無閏而月日時有閏六者不可一例一年之日三百五十四以運準之則少六日一月之時三百五十四以世準之則少六時康節必欲以十二與三十整齊之其畸零可抹殺乎如以康節之數而立法歲實一百五十七萬七千八百八十朔策一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氣策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五閏法四萬八千六百由此推而上之爲元會運世庶乎可通耳易與天數本難強通其說雖煩終於鶻突而



不可用也

天度

天無體以列宿爲之體無宮度之分以歲月爲宮度之分蓋一歲有十二月故分天爲十二宮十二月有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故分十二宮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人以歲月日時定天度非天有宮度以示人東宮蒼龍角二星亢四星氏四星房四星心三星龍尾九星箕四星北宮玄武南斗六星牽牛六星須女四星虛二星危三星營室二星東壁二星西宮白虎奎十六星婁三星胃三星昂七星畢八星參旗九星觜鱗三小星南宮朱鳥東井八星輿鬼四星柳八星星七星星張六星星翼二十二星軫四星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日星紀之次於辰在丑斗建在子自婺女入度至危十五度日星楊之次於辰在子

斗建在丑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曰娵訾之次於辰在亥斗建  
在寅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斗建在卯自  
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斗建在辰自畢十  
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斗建在巳自東井  
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斗建在午自柳九度  
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斗建在未自張十八度至  
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斗建在申自軫十二度至氐  
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斗建在酉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  
大火之次於辰在卯斗建在戌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  
分而終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斗建在亥其分度則角十二亢  
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東七十五度斗二  
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北九十

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鱧二參九酉八  
十度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南  
百一十二度此漢志之文也據今時實測則赤道角十二度一  
十分亢九度二十分氐十六度三十分房五度六十分心六度  
五十分尾十九度一十分箕十度四十分斗二十五度二十分  
牛七度二十分女十一度三十五分虛八度九十五分危十五  
度四十分室十七度一十分壁八度六十分奎十六度六十分  
婁十一度八十分胃十五度六十分昴十一度三十分畢十七  
度四十分觜五分參十一度一十分井三十三度三十分鬼二  
度二十分柳十三度三十分星六度三十分張十七度二十五  
分翼十八度七十五分軫十七度三分王奕曰天體沖漠其度  
難別故隸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日之所躔或多



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并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闊觜鬼之旁非無星也然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夫其得度闊狹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如南斗六星舉全體而言之合距杓星爲度而今距魁爲度杓二星則入於箕蓋南斗六星之中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度故距於魁而得二十五度十九分強古人假設是法以步日躔而已

### 斗建

北斗七星在中宮紫微之垣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機四曰權五曰衡六曰闔陽七曰瑤光天官書謂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故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

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  
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  
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  
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  
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  
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盛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  
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  
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  
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至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加  
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號通  
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  
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故十一月日冬至周



書惟一月旣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微陽動於黃泉是月斗柄  
建子始昏北指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終則復始是  
謂日月權輿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  
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  
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  
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凡一節氣又分三候故曰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雨水之  
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驚蟄之日桃始華  
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  
乃發聲又五日始電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鴛又  
五日虹始見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  
勝降于桑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小

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芒種之日螳螂  
生又五日鷓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  
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  
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腐草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  
大雨時行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處  
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白露之日  
鴻雁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始收聲  
又五日蟄蟲坏戶又五日水始涸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  
爵入大水爲蛤又五日鞠有黃華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  
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  
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大雪之日鶡鴠不鳴又五日虎

始交又五日荔挺出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  
水泉動小寒之日雁北嚮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大寒  
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鷲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先儒固謂周  
書之說不無太泥然五日一候乃是甲子一週凡三週而交一  
節氣二十四節氣而成一歲節氣之交否雖有權土炭候葭灰  
諸法而要憑斗建爲準故曰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  
諸紀皆繫於斗也沈果堂曰周初距今約二千七百年今南至  
斗建亥中而羸辰三十度強約七十年餘差一度周初之建當  
子中而不及使上之數百年而南至昏建丑初下之千餘年而  
南至昏建亥末則中氣之月斗轉指兩辰間無中氣之閏月斗  
轉指一辰中皆與周初法象相反而不可用所以虞夏書不載  
斗建而東漢以來亦但存用建之名耳



歲星

歲星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之一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史記本文甚明晉灼注乃據淮南子以爲太歲在四仲歲行三宿四孟四季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周二十八宿邢氏王登固嘗議之而余以爲此不待他說而明也卽二十八宿度分言之蒼龍七宿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朱鳥七宿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白虎七宿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玄武七宿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十度二十五分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如謂四仲之歲必歷三宿則卯年行三十九度二十五分午年行四十一度酉年行四十度子

年行二十五度而四孟四季之年亦無不多寡懸殊疾徐不等  
矣推求其故史元有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  
出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歲陰在子星居  
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之文遂誤以爲必歷三宿然後可  
以符十二年一周天之期不知帝王世紀卽以女八度至危十  
六度爲玄枵之次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之次柳九度至  
張十七度爲鶉火之次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之次不拘拘  
以三宿之全居子午卯酉之一宮也又二十八宿分經從赤道  
極出綫至赤道止而諸宿自依黃道而行每日每刻皆有參差  
積之旣久各離本次平運之中不免推移故觀乎東井之多觜  
觶之少則知二宿三宿不得以定數強求日月五星各有遲速  
恆星之天亦積六十七年而差一度二萬五千四百餘年而行

一周則知諸宿之行亦且不常厥居天官之書本自明析惜乎  
晉灼之誤引爾

納甲

世有所謂納甲者其術以八卦配一月之候蓋邵子先天圖方  
位之所從出也法以乾納甲壬甲一壬九陽數之始終也坤納  
乙癸乙二癸十陰數之始終也乾一索得男爲震納庚坤一索  
得女爲巽納辛陰陽起於下也乾再索得男爲坎納戊坤再索  
得女爲離納己陰陽交於中也乾三索得男爲艮納丙坤三索  
得女爲兌納丁陰陽極於上也所以知者坤初爻變而爲震月  
初三夕見於庚方故以震納庚再變而成兌月初八上弦夕見  
於丁方故以兌納丁三變而成乾乾者純陽之卦當光滿之候  
十五對日而照甲故以乾納甲乾初爻變而成巽月十八平明



見於辛方故以巽納辛再變而爲艮月二十三下弦平明見於  
丙方故以艮納丙三變而成坤坤者純陰之卦當晦朔之交平  
明與日會於乙方故以坤納乙坎納戊離納己居中而無位故  
離附乎陽而分納乾之壬坎附乎陰而分納坤之癸參同契曰  
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蒙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鐘  
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  
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  
視卦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  
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  
節盡相輝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又曰天地  
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  
右轉嘔輪吐明潛潭見象發散清光昴畢之上震生爲徵陽氣

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道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運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止進不得踰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衆子世爲類母上九亢龍戰德于野用九翩翩爲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此蓋牝牡汞鉛交媾烹煉之術而託於易以爲說者奈何言天者取之言易者亦惑之哉

### 納音

納音之說或者以爲風后所遺然不可考矣其術以十干十二支納五音而審其所屬之音一言屬宮爲土三言屬徵爲火五言屬羽爲水七言屬商爲金九言屬角爲木假令求甲子所屬則子屬庚從甲至庚得七七言商則甲子屬金矣求丙寅則寅



屬戊從丙至戊得三三言徵故爲火求戊辰則辰屬丙從戊至丙得九九言角故屬木五行之氣始於甲子甲子屬金以金木土火水爲序也王達曰金爲氣母天體金也人肺管攝諸藏亦金也大言天地小言人身莫不先受乎氣故金爲五行之先而一陽始出之震亦先納乎庚也羅泌曰甲乙木丑未土子水而午火六者無一金而風后配合乃以甲子乙丑甲午乙未爲之金此出乎數者然也數之所合變之所由出也乾爲天坤爲地乾坤合而爲泰德爲父紅爲母德紅合而爲東干爲君支爲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是故甲乙爲君子丑爲臣子丑甲乙合而爲金蓋五行之在天下各有氣性有材位或相濟或相克若成器未成器旺在受絕絕中受氣惟相配而取之爲不同耳此金數之所以雖同而又有海中沙中之異或曰甲乙以相克取甲嫁

庚乙嫁辛而甲乙遂有金氣故凡木必受金胎陽生於子水旺之地故甲子乙丑爲海中之陽金陰生於午火旺之地故甲午乙未爲沙中之陰金子陽之始午陰之始以甲加子乙加丑數之至午得庚至未得辛爲陽索陰以甲加午乙加未數至子丑亦得庚辛爲陰匹陽從甲至庚得七七爲西方西方素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爲金三爲火九爲木一爲土五爲水數其干不數其支而今之術者則又謂納音乃大衍之數先布大衍四十九在地次將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乃屬四依數除之除而不盡又將五行之數除之餘一爲水二爲火三爲木四爲金五爲土一生木二生土三生火四生水五生金是謂納音且如甲子乙丑除三十四尙餘十五以二五除十則餘五屬土土生金是甲子乙丑金也

丙寅丁卯除二十六尙餘二十三以四五除二十則餘三屬木  
木生火是丙寅丁卯火也婁景以前初無金在海中火在鑪中  
之說云

孤虛王相

龜策傳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越絕曰太歲八會壬子數九王  
相之氣自十一倍此孤虛王相之所出也注謂甲乙謂之日子  
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  
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卽爲虛甲申旬中無午  
未午未爲孤子丑卽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卽  
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卽爲虛甲寅旬中無子  
丑子丑爲孤午未卽爲虛王者木旺於春火旺於夏金旺於秋  
水旺於冬土寄王於四季相者甲乙旺則丙丁爲相木生火也



丙丁旺則戊己爲相火生土也戊己旺則庚辛爲相土生金也  
庚辛旺則壬癸爲相金生水也朱子曰孤虛以方位言王相以  
時日言饒雙峯則謂木旺則火爲相金爲孤水爲虛故兵家有  
依王乘相背孤擊虛之說然如甲子旬中無戊亥戌屬火亥屬  
木是不得爲孤矣戌亥相對之辰巳辰屬水巳屬金又一孤而  
一虛矣而地理家言又專以納甲方位爲說謂陽得陰而生陰  
得陽而養故乾以上爻爲成卦之主上下二爻皆陽是謂純陽  
不生乾納甲故乾甲皆爲孤坤以上爻爲成卦之主上下二爻  
皆陰是謂純陰不養坤納乙故坤乙皆爲虛離以中爻爲成卦  
之主上下二爻皆陽亦純陽不生離爲火納壬十二支寅戌亦  
火故離壬寅戌皆爲孤坎以中爻爲成卦之主上下二爻皆陰  
亦純陰不養坎爲水納癸十二支申辰亦水故坎癸申辰皆爲

虛震以下爻爲成卦之主下爻陽而上爻陰陽得陰配而生震  
爲木納庚十二支亥未亦木故震庚亥未皆爲旺兌以上爻爲  
成卦之主上爻陰而下爻陽陰得陽配而養兌爲金納丁十二  
支巳丑亦金故兌丁巳丑皆爲相異以下爻爲成卦之主下爻  
陰而上爻陽陰得陽配而養巽納辛故巽辛皆爲旺艮以上爻  
爲成卦之主上爻陽而下爻陰陽得陰配而生艮納丙故艮丙  
皆爲相所以乾甲離壬寅戌爲孤坤乙坎癸申辰爲虛巽辛震  
庚亥未爲王艮丙丁巳丑爲相又與從古相傳之法大相徑庭  
宜乎其無一驗也

復戴東原言理欲書

來教舉近儒理欲之說而謂其以有蔽之心發爲意見自以爲  
得理而所執之理實謬可謂切中俗儒之病乃原其病之所起

則驚名之一念實爲之蓋自宋儒言理而歷代推尊以爲直接孔孟者程朱數大儒而已於是莫不以理名學如前世所譏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者其來已非一世繇理學之名可以虛附故也夫理懸於虛事徵於實虛者易冒實者難欺惟言理而著之於事證之以跡空虛無實之談庶不得而妄託西山大學衍義此其宗乎至於朱陸朱王之辨近世尤多聚訟其所訟者皆在毫釐影響之間若盡舉朱子之行社倉復水利蠲稅銀與象山之孝友於家惠愛於民陽明之經濟事功彪炳史冊以爲理學真儒之左契則夔相之圃勵有存者矣顧以此求之詎易多得則擇其言之切於今者莫如顧崑山行己有恥田簣山利之一字蝕人最深二語爲廢疾膏肓之藥石沈迷大寐之晨鐘而不貴言性言命存天理遏人欲之虛談庶幾於風俗之盛衰



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在在與民同好惡而不私於閣下之  
教得毋近之而不止以其名乎

書昌黎原性篇後

荀悅申鑒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  
存焉爾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性無善惡則無周公管  
蔡性善情惡則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性善惡混則是上智  
懷惡而下愚挾善昌黎韓子原性之篇蓋本於此或謂諸子言  
性惟公最得孔氏之旨或又言旣知所以爲性者五則性非善  
而何余竊以爲皆非也嘗聞之歐陽子曰性非學者之所急而  
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  
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  
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

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  
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  
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  
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子之所謂不言者  
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  
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  
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  
者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  
人之所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  
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  
有以率之也樂記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  
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

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歐陽子之言如此今使韓子不作原性固無傷於韓子與雖作原性而不知所以爲性之五卽是至善亦不足定韓子之優劣蓋其大端在焚佛骨驅鱷魚折王廷湊區區文字之得失固有所不足深計者崑山顧氏曰竊歎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



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孔子而門弟子之賢於子貢也是時姚江之學猶盛故顧氏激論如此今此風亦稍衰矣然猶執原性一篇妄議古人故特述歐顧兩家之說以爲讀昌黎集者擇焉

書日知錄後

此書稱爾雅疏曰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闕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麻書太初元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敘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賈誼鵬賦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曰斜兮服集子舍許氏說文

後序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日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來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年歲在庚辰兵誅大宛也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謂矣近寶應王白田先生懋竝非之曰按書詩春秋傳國語戰國策其紀年雖不以甲子而亦無有以闕逢攝提格爲歲名者惟呂氏春秋有歲在涿灘賈誼鵬賦有單闕之歲之語疑出於戰國時星家別爲之名故史記厯書以是紀年而他記傳則略無所見甲子厯術篇與天官書亦有不同而漢志所書亦小異則爾雅所云已不盡可據况爾雅博士立於王莽時王莽最爲慕古而其下書云癸酉云庚辰云辛巳不以歲陽歲名則可知古之不以歲陽歲名紀歲也索隱謂爾雅近代之作故與史漢志有不同者則不知古人紀歲從

爾雅所云乎抑從史漢志乎爾雅亦有月陽月名史厯書歲名  
闕逢攝提格月名畢聚固一例也可謂古人以月陽月名紀月  
乎古人簡質紀年但以一二數而不及甲子且爾雅云太歲在  
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格則是先有甲子乙丑而後別爲之名  
不知古人何以支贅若此乎以顧氏之博學而所引據止呂氏  
春秋賈誼賦及許叔重說文後敍亦可知前之一無所據矣斯  
二說者余懷之有年矣今於楊升庵集中又得一條其言曰歲  
陽名始見於爾雅後世相傳以爲古甲子余疑其非何也簡冊  
之古莫如典謨其次易卦爻辭其次毛詩其次諸子尙書辛壬  
癸甲易先甲後庚詩吉日庚午又朔日辛卯殷人以生日名子  
十干皆備至春秋紀年則昭然不紊不聞有一字及於爾雅十  
干之異名也獨史記厯書紀漢武帝以來見之意當漢世術家



創爲此名藏用隱字以神其術而後人竄入爾雅堯舜三代恐無是稱謂也司馬公取以紀通鑑亦信而好古之意慎初以爲是今疑其非願與有定見君子商推 按楊氏謂漢世術家創爲此名則不應先見於呂氏春秋而王氏疑戰國時星家爲之是也又謂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爲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夫子作春秋而筆之於書則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則公之列國不公魯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於書而天下之大法昭矣漢之西都有七相五公而光武則置三公史家之文如鄧公禹吳

公漢伏公湛宋公弘第五公倫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  
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  
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三國志若  
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吳之張公昭顧公雍陸公遜晉  
書若衛公瓘張公華王公導庾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  
公裕之類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史至於唐而書公  
不必皆尊官洎乎今日誌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何其濫與又  
曰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也  
遠公惠遠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鳩摩羅什也當  
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  
相與字之字之則不復公之矣江西王于一猷定曰據云非三  
公不得稱公然楚葉公白公皆大夫也而稱公此而爲僭則齊

亦有棠公矣齊未嘗稱王而其臣得稱公何與如以爲楚之邑  
邊吳而特重其號則吳亦邊楚何以不重其號耶此說之不能  
相通者漢高祖爲亭長時送徒驪山中道多遁散謂衆曰公等  
皆去吾亦從此逝矣此以卑稱公也呂公欲以女妻高祖其媼  
曰公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是以夫稱公也鼂錯議削六國錯父  
謂曰公爲政用事人口議多怨公此以子稱公也毛遂指其十  
九人曰公等碌碌陸賈謂其子曰無久溷公古樂府題有公無  
渡河非必皆三公然後稱公也若所云沙門稱公如深公遠公  
類必以其名冠之是矣然公既定爲三公之稱公侯釋徒迴不  
相及以王公之號加之緇素之列豈謂得其例乎至云梁陳以  
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不復稱公則杜甫之稱旻公贊公  
又何以說耶嗚呼著書若日知錄者猶不能無遺議淺學之士



率然以操觚自命豈可不深鑒於此乎

蒿庵書院碑

齊魯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爲諸經箋注號爲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而復有濟陽蒿庵張先生先生名爾岐字稷若生於明季際會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篤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門李中孚標宗於盩屋類沿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閒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縞紵不通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盜人亦每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語又

有老子說略皆未醇不知釋迦記先生爲天下妄舍妄冀者指  
迷說略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趨昔司  
馬溫公作潛虛真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將  
盡不得爲聖人之徒耶亦觀其維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如耳恭  
逢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  
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顧三先生皆  
得俎豆瞽宗所在講學舊址亦多爲精舍奉祀獨先生無專祠  
聞其風者引以爲憾余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  
過先生里輒低回留之比承乏秉臬署廨東偏有前使海州黃  
公炳所立振英書院歲久傾頽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名  
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顏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  
也會轉運使長洲章公以灤口書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其

滄信學案卷之十一  
三  
經費合併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樂源書院比盛議既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爲可行乃倡同僚捐俸屬厯城令陳君珏成庀材鳩工始事於丙申九月越十一月報竣諏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座釋奠禮成紳士耆孺咸相嗟歎請予一言文諸石予惟前使黃公以問刑之官不忘典學深有合於彌教之旨今又得轉運章公道義翕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爲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遺風勿撫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於是在於以溯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附錄

先生嘗謂人曰君等營營不自立畏餓死耳不知能餓死人已



立矣

吳江縣續志

先生篋中藏敝絮衣一襲既貴時展視流涕曰此吾風雪中就塾師讀吾母分已衣中絮足之以衣我者也

同上

乾隆三十九年秋壽張奸民嘯聚距濟寧二百里總河率兵往勦城中空虛或議閉門以防賊至先生曰鄉民入城者衆何忍拒之乃洞開重闔身坐其閒稽察容納募民兵授以守禦之方

賊偵知有備不敢南嚮

金學詩撰行狀

先生初至長沙夜夢賦詩能開衡嶽千重雲但飲湘江一杯水至今士民揮涕誦之

同上

程魚門曰先生於學問考訂心平而識明不爲爭辨叫囂而析理分條事之得失自見其闕二氏絀星命譏讖緯咸守正則論易則宗輔嗣伊川而於先後天圖及漢儒飛伏世應之學掃除

殆盡若其濬泉河豫倉穀設保甲禦盜賊諸書施之實用旦夕

可收厥效文雖不多而經術諸著置之羅鄂州金仁山及近賢

陸陸堂沈果堂集中不讓後先也經濟之文置之宗忠簡于忠

肅王文成集中弗愧幹略也

程晉芳撰切問齋集序

朗夫交游

沈先生彤 別為果堂學案

王先生元啟 別為惺齋學案

戴先生震 別為東原學案

程先生晉芳 別見大興二朱學案

趙先生佑

趙佑字啟人號鹿泉仁和人乾隆壬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先生五歲而孤家甚貧有勸廢學者其

母執父命不可遂能砥礪以成素業服官四十餘年清敏自矢  
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兩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歷任山東江西安  
徽福建學政使車所莅甄錄試卷夜以繼日晚年遂患目眇然  
日晡時猶於窗下映光校文不少休性嚴厲每面斥人過然自  
處則甚謙下著有尙書質疑二卷尙書異讀考六卷詩細十二  
卷陸氏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二卷讀春秋存彙四卷春秋  
三傳雜案十卷四書溫故錄十一卷逸書考口卷讀書雜識三  
卷朱傳異同考三卷清獻堂詩文集十卷嘉慶五年卒年七十  
有四

參史傳  
杭州府志

朗夫從游

胡先生祥麟

胡祥麟字仁圃秀水人嘉慶癸酉舉人少從朗夫先生游講求



實學好深湛之思讀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衍其義為易消息

圖說數萬言警石尤推重其所為古今體詩

參嘉興府志  
曝書雜誌

清儒學案卷七十八終

清儒學案卷七十九

天津徐世昌

東原學案

東原爲慎修高弟慎修精三禮及天文算法訓詁音韻之學東原推闡師說深造密微惟慎修不菲薄紫陽東原則頗多論難自來治程朱之學者以雜佛學斥陸王東原乃以雜佛學譏程朱見仁見智要亦自成一家言世或謗之或諱之是何視學術之隘也述東原學案

戴先生震

戴震字東原休寧人幼讀書字必求其義塾師授以說文三年盡得其節目年十七有志聞道從婺源江慎修游講習禮經制度名物及象緯推步樂律音韻皆洞徹其原本乃益研精爾雅

方言諸書及漢儒傳注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過騁其辨以排擊前賢嘗曰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于訓詁一主于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矣奚取乎經學惟空憑胸臆之無當于義理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訓詁訓詁明則古經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昧者乃歧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訓詁胡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于異端曲說而不自知矣年二十九補諸生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家



貧甚閉戶著述不輟年三十三爲乾隆二十年入京師時紀昀  
王鳴盛錢大昕朱筠王昶諸公官京朝以學問爲尙先生皆與  
爲友秦尙書蕙田領算學求精於推步者延主其邸佐五禮通  
考分輯觀象授時一門旣而王尙書安國延教其子念孫從受  
經二十七年舉於鄉屢赴禮部試不第裘尙書曰修延教其子  
行簡直隸總督方公觀承聘修直隸河渠書未竟觀承卒朱文  
正公方官山西布政使往游聘修汾州汾陽府縣志三十八年  
開四庫館以薦充纂修官三十九年復試禮部不第命與諸貢  
士同赴殿試賜同進士選庶吉士先生在館以大戴禮及水經  
注平生嘗致力有校本又於永樂大典中輯出儀禮識誤儀禮  
集釋儀禮釋宮項氏家說蒙齋中庸講義及算經五種先後奏  
上四十二年卒年五十有五先生爲學大指在精求正詁通三

代典章制度而因以確知義理之歸極深研幾志願至閎大晚  
欲標舉綱要爲七經小記七經謂詩書易禮春秋論語孟子首  
爲詁訓篇次爲原象篇次爲學禮篇次爲水地篇而終以原善  
篇惟原善原象有成書他述作多未竟既卒曲阜孔繼涵刻所  
著毛鄭詩考正臬溪詩經補注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聲  
類表原象句股割圍記策算考工記圖續天文略水地記方言  
疏證文集及所校正水經注算經十書號戴氏遺書又有尙書  
義考經考屈原賦注皆別行又有書未成及成而未刻者六書  
論爾雅文字考大學補注中庸補注轉語凡數種爲方氏所撰  
直隸河渠書嘉慶中有王履泰者得其稿有所刪移更名畿輔  
安瀾志上諸朝得刊行其原稿至光緒中始出凡百有二卷

參史

傳 漢學師承記 先  
正事略 年譜 行狀

原善上

善曰仁曰禮曰義斯三者天下之大本也顯之爲天明謂之命實之爲化之順謂之道循之而分治有常謂之理命言乎天地之中昭明以信也道言乎化之不已也理言乎其詳至也善言乎無淆雜也性言乎本於天徵爲事能也言乎其同謂之善言乎其異謂之材因材而善之謂之教材以類殊則性殊人之材不侔也而相肖以類故性亦相近得化育之正以爲形氣而秀發於神材也善則其中正無邪也材一於善不貳其德也智仁勇是也血氣心知之性人皆有之非二本然也分而言之懼夫人之與天地日以隔也血氣心知之性主乎材天之性全乎善主乎材者成於化全乎善者通於命成於化者道通於命者德心之恭見於貌心之從見於言心之明見於視心之聰見於聽



心之睿見於思此之謂能盡其材名其無妄謂之誠名其不渝  
謂之信言乎順之謂道言乎信之謂德行於人倫庶物之謂道  
侔於天地化育之謂誠如聽於所制者然之謂命是故生生者  
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動而輸者立天下之博靜而藏  
者立天下之約博者其生約者其息生者動而時出息者靜而  
自正至動而條理也至靜而有本也卉木之株葉萼實謂之生  
果實之白全其生之性謂之息君子之於問學也如生存其心  
湛然合天地之心如息人道舉配乎生性配乎息生則有息息  
則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條理者禮與義  
乎何謂禮條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謂義條理之截然不可  
亂其著也得乎生生者謂之仁得乎條理者謂之智至仁必易  
大智必簡仁智而道義出於斯矣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

決者義藏主者智仁智中和曰聖人聖合天是謂無妄無妄之於百物生生至貴者仁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歸於無妄則聖人

之事  
原善中

物之離於生者形存而氣與天地隔也卉木之生接時能芒達已矣飛走蠕動之儔有覺以懷其生矣人之神明出於心中正無邪其明德與天地合矣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故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爲形色其得之也偏全厚薄勝負雜糅能否精粗清濁昏明煩煩魂氣衍類滋廣博襲僭閎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性以是性咸分於道以順則煦以治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如其材人之材得天地

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御橫生去其畏不  
暴其使智足知飛走蠕動之性以馴以豢知卉木之性以生以  
息良農任以蒔刈良醫任以處方聖人治天下之民民莫不育  
於仁莫不條貫於禮與義是故氣不與天地隔者生道不與天  
地隔者聖形强者堅氣强者力神强者巧知德者智氣之失暴  
神之失鑿惑於德愚是故一人之身形得其養不若氣得其養  
氣得其養不若神得其養君子理順心泰灑然性得其養人有  
天德之知有耳目百體之欲皆生而見乎材者也天也是故謂  
之性耳知聲也目知色也鼻知臭也口知味也與夫天德之視  
於心也成性然也天德之知人之秉節於內以與天地化育侔  
者也耳目百體之欲所受中而不可踰也是故義配明象天欲  
配幽法地五聲五色五臭五味天地之正也喜怒哀樂愛隱感



念愠燥怨憤恐悸慮歎飲食男女鬱悠戚咨慘舒好惡之情胥  
天命是故謂之道天地之化效其能曰鬼神其生生也物其用  
曰魂魄魂以明而從天魄以幽而從地魂官乎動魄官乎靜精  
能之至也官乎動者其用也施官乎靜者其用也受天之道施  
地之道受施故徧物也受故不有也魄之謂靈魂之謂神靈也  
者明聰神也者睿聖明聰睿聖天德矣心之精爽以知知明聰  
睿聖則神明一於中正事至而心應之者胥事至而以道義應  
天德之知也是故人也者天地至盛之徵也惟聖人然後盡其  
盛天地之德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人之心其亦可以一言  
盡也仁而已矣耳目百體之欲喻於心不可以是謂心之所喻  
也心之所喻則仁也心之仁耳目百體莫不喻則自心至於耳  
目百體胥仁也心得其常於其有覺君子以觀仁焉耳目百體

得其順於其有欲君子以觀仁焉

原善下

人之不盡其材患二曰私曰蔽私也者其生於心爲溺發於政爲黨成於行爲慝見於事爲悖爲欺其究爲私已蔽也者其生於心爲惑發於政爲偏成於行爲謬見於事爲鑿爲愚其究爲蔽已鑿者其失爲誣愚者其失爲固誣而罔省施之事亦爲固悖者在事爲寇虐在心爲不畏天明欺者在事爲詭隨在心爲無良私之在下愚也爲自暴蔽之在下愚也爲自棄自暴自棄夫然後難與言善是以卒之爲不善非材之罪也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得所主莫大乎忠信得而止莫大乎明善是故謂之天德者三曰仁曰禮曰義至善之目也行之所節中也其於人倫庶物主一則兼乎三一或闕焉非至善也謂之達德者

三曰智曰仁曰勇所以力於德行者三曰忠曰信曰恕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忠則可進之以仁信則可進之以義恕則可進之以禮仁者德行之本體萬物而天下共親其忠義者人事之宜裁萬類而天下共覩其信禮者天則之所正行於人倫庶物分無不盡而天下共安其恕忠恕則不私而近於仁忠信則不欺而近於誠忠近於易恕近於簡信以不欺近於易信以不渝近於簡忠不欺於心近乎仁信不渝於事近乎智恕以推行近乎仁恕以度物近乎智斯三者所以成德行近乎勇不惑於心不疑於德行夫然後樂循理樂循理者不蔽不私者也得乎生生者仁反於是而害仁之謂私得乎條理者智隔於是而病智之謂蔽巧與鑿以爲智者謂施諸行不謬矣是以道不行善人者不踐迹謂見於仁厚忠信爲旣知矣



清傳學考卷七十九  
六

是以道不明故君子克己之爲貴也獨而不咸之謂己以己蔽之者隔於善隔於善隔於天下矣無隔於善者仁至義盡知天是故一物有其條理一行有其至當徵之古訓協於時中充然明諸心而後得所止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達禮義無弗精也精義仁無弗至也至仁盡倫聖人也易簡至善聖人所欲與天下百世同之也

案先生初作原善三篇後復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擴爲三卷大綱已盡見初作三篇中

原象

日循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隨大氣而左準赤道爲出沒者晝夜之故也虞夏書以璿機玉衡寫天遺製猶見周髀之書論語之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是爲左旋

之樞日躔黃道其極曰黃道極周髀所謂北極璿機環繞正北極者也月道之極又環繞璿機者也是爲右旋之樞璿機之環繞正北極而成規也冬至夜漏中起正北極之下日加卯在正北極左日加午在正北極上日加酉在正北極右晝夜一周而過一度春分夜漏中則起正北極之左夏至起正北極之上秋分起正北極之右冬至而復起於正北極下如是終古不變以與日躔黃道相應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日發斂一終月道斜交乎黃道凡二十七日小餘過日之半月遂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九日小餘過日之半以起朔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分而近歲終積其差數置閏月然後時序之從乎日行發斂者以正故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日兆月而月乃有光人自地視之惟於

望得見其光之盈朔則日之兆月其光嚮日下民不可得見餘以側見而闕日月之行朔而薄於交道日爲月所揜則日食日高月卑其間相去蓋遠故其食分淺深隨地之方所見者不同望薄交道而月入闔虛則月食張衡靈憲之文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闔虛月過則食闔虛之爲地景故食分淺深見者皆同月出入黃道表裏最遠不及六度日發斂於赤道外內四十餘度之間赤道者中衡也古有分至啟閉謂之八節準以設衡其五衡與外衡內衡發斂所極至也中衡南北之中分也自南斂北入次四衡爲春入次二衡爲夏當其衡啟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衡爲秋出次四衡爲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七衡六間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其衡之規法由來遠矣日之發斂以赤道爲中月之出入以黃道爲中此天所以有寒暑進



退成生物之功也凡地之方所近日下盛陽下行故暑日遠側照則氣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中土值內衡之下已北其外衡之下已南寒暑與中土互易中衡之下兩暑而無寒暑漸退如春秋分乃復南北極下凝陰常寒矣

璿機玉衡

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夜分暨永短終古不變者也星鳥之屬劉星之舉目可見大小有筌闊狹有常相距不移徙者也終古不變者因乎地而生里筌相距不移徙者以考日躔而生歲筌唐虞時春分日在胃昴之間故鳥中夏至日在七星故火中火心也秋分日在氐房之間故虛中冬至日在虛故昴中鳥南陸蒼龍房心東陸玄武虛危北陸昴西陸昴同日西下龍角

東陞身值南虛在極之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然則劉星四象  
辨自羲和仲春初昏不違天部也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協  
於星火仲夏之文而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季冬  
寒退旦中季夏暑退昏中也凡星未中見而東陞過中乃西流  
季夏六月火中故幽詩曰七月流火小正與堯典合春秋傳與  
詩合星以紀候者先後一月虞夏日躔所在與周參一次與今  
參二次星之見伏昏旦中悉因之而異此其大經也二十八舍  
十二次周時之文始詳春秋傳婺女爲玄枵維首又曰玄枵虛  
中也據是遞之星紀斗牽牛也玄枵婺女虛危也姬訾之口營  
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胃昴也實沈畢觜觶參也鶉首東  
井輿鬼也鶉火柳七星張也鶉尾翼軫也壽星角亢也大火氐  
房心也析木之津尾箕也玄枵一曰天竈一曰顓頊之虛姬訾

之口一曰豕韋斗或以建星觜觿以罰東井輿鬼以狼弧假恆  
星識日月之躔逡恆星蓋二萬五千餘季循黃道右旋一終古  
在赤道外者今迤而入乎赤道內者今迤而出乎  
赤道外星之與內外衡相值也竝古今殊日發斂一終而成歲  
於黃道無筮數冬至起外衡仍復乎外衡而星則異其所其爲  
筮數也微是謂歲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旦中隨  
時爲書以示民千百年然後一易周人以斗牽牛爲紀首命曰  
星紀自周而上日月之行不起於斗牽牛也然則十二次之名  
蓋周時始定唐虞冬至日在虛玄枵次也今冬至日在箕初析  
木之津次也

中星

周官經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景短日北景



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  
時刻相筮比以是求東西之中蓋所謂測土深者以南北言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以灋天故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南北爲深  
爲輪東西爲廣表景短長卽南北遠近必測之而得故曰測土  
深所謂正日景者以東西言也地中景正日加午東方已過午  
後而爲景夕西方尙在午前而爲景朝周髀立晝夜異處加四  
時相及之算謂地中與東西相距四分圓周之一則地中午東  
方酉西方卯自卯至午自午至酉皆四時也必正其日中之景  
以審時之相筮故曰正日景兼是二者一爲南北里筮一爲東  
西里筮測非獨夏至夏至日中景最短及其最長皆以土圭度  
之古人用是考黃赤二道猶漢已降之考北極高下也寒暑進  
退晝夜永短悉因之而隨地不同土圭之法不惟建王國用之

封國必以度地以此知某國或偏南偏北或偏西偏東然後可  
定各地之分至啟閉陰陽大論之文曰地之爲下否乎地爲人  
之下太虛之中者也馮乎大氣舉之也步算家測北極暨月食  
得地體周九萬里環地之周戴天曰上履地曰下南行二百餘  
里而北極下一度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高一度處乎地者無  
敬側之患何也大氣使然也晝夜永短南北以漸而變南至赤  
道下南北極與地適平晝夜漏均無永短北至極下赤道與地  
適平如帶自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凡氣朔之時  
刻漸西則氣朔早漸東則氣朔遲月過閭虛而虧食西見食早  
東見食遲此地與天相應之大較也地之廣輪隨其方所皆可  
假天度測之矣

土圭

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厯數分至啟  
閉紀於歲者也朔望朏霸紀於月者也永短昏昕紀於日者也  
劉星見伏昏旦中日月躔逡紀於星辰者也盈縮經緯終始相  
筮紀於厯數者也紀於歲者察之日行發斂紀於月者察之日  
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於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筮紀於星  
辰者察之十有二次暨星與黃赤道相值紀於厯數者察之圭  
欒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

### 五紀

案原象八章前四章天象已備後四章爲算法

孟子字義疏證

余少讀論語端木氏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讀易乃知言性與天道在是周道



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煥乎有文章者棄爲陳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諸制度禮樂是以爲之正本溯源使人於千百世治亂之故制度禮樂因革之宜如持權衡以御輕重如規矩準繩之於方圓平直言似高遠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寔言前聖所未言微孔子孰從而聞之故曰不可得而聞是後私智穿鑿者亦警於亂世或以道全身而遠禍或以其道能誘人心有治無亂而謬在大本舉一廢百意非不善其言祇足以賊道孟子於是不能已於與辯當是時羣共稱孟子好辯矣孟子之書有曰我知言曰游於聖人之門難爲言蓋言之謬非終於言也將轉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於事害於政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後世也顯而共見目之曰賢智君子之害天下後世也相率趨之以爲美言其入人心深禍斯民也大而終莫之

或寤辯惡可已哉孟子辯楊墨後人習聞楊墨老莊佛之言且以其言汨亂孟子之言是又後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對古聖人賢人而自負其學對天下後世之仁人而自遠於仁也吾用是懼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韓退之氏曰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嗚呼不可易矣

理

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

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

亦曰文縷理縷語之轉耳

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

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

已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以易知知一於仁愛平恕也以簡能一於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條分縷晰以仁且智當之豈或爽幾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理者矣

### 天道

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鴻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行亦道之通稱

詩載馳女子善懷亦各有行毛傳云行道也竹竿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鄭箋云行道也

舉陰陽則



清傳通考卷七十九  
三  
賅陰陽五行各有陰陽也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  
謂之性言分於陰陽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於所分以成  
其性陰陽五行道之實體也血氣心知性之實體也有實體故  
可分惟分也故不齊古人言性惟本於天道如是

性

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  
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  
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  
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己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  
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  
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卽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  
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

曰天命大戴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一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相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詰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必不可混同言之也天道陰陽五行而已矣人物之性咸分於道成其各殊者而已矣

才

才者人與百物各如其性以爲形質而知能遂區以別焉孟子所謂天之降才是也氣化生人生物據其限於所分而言謂之

命據其爲人物之本始而言謂之性據其體質而言謂之才由  
成性各殊故才質亦殊才質者性之所呈也舍才質安覩所謂  
性哉以人物譬之器才則其器之質也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  
各殊則才質因之而殊猶金錫之在冶冶金以爲器則其器金  
也冶錫以爲器則其器錫也品物之不同如是矣從而察之金  
錫之精良與否其器之爲質一如乎所冶之金錫一類之中又  
復不同如是矣爲金爲錫及其金錫之精良與否性之喻也其  
分於五金之中而器之所以爲器卽於是乎限命之喻也就器  
而別之孰金孰錫孰精良與孰否才之喻也故才之美惡於性  
無所增亦無所損夫金錫之爲器一成而不變者人也人又進乎  
是自聖人而下其等差凡幾或疑人之才非盡精良矣而不然  
也猶金錫之五品而黃金爲貴雖其不美者莫與之比貴也況



乎人皆可以爲賢爲聖也後儒以不善歸氣稟孟子所謂性所謂才皆言乎氣稟而已矣其稟受之全則性也其體質之全則才也稟受之全無可據以爲言如桃杏之性全於核中之白形色臭味無一弗具而無可見及萌芽甲坼根榦枝葉桃與杏各殊由是爲華爲實形色臭味無不區以別者雖性則然然皆據才見之耳成是性斯爲是才別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爲天性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乎物然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行不逮是不踐此言也踐形之與盡性盡其才其義一也

道

人道入倫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

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由天道以有人物也大戴禮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人物分於天道是以不齊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言日用事爲皆由性起無非本於天道然也中庸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言身之所行舉凡日用事爲其大經不出乎五者也孟子稱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卽中庸所言修道之謂教也曰性曰道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曰仁曰禮曰義稱其純粹中正之名人道本於性而性原於天道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然而生於陸者入水而死亡於水者離水而死生於南者習於溫而不耐寒生於北者習於

寒而不耐溫此資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  
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哉故語道於天地舉其  
實體實事而道自見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人之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不失當其  
闇則有差謬之失故語道於人人倫日用咸道之實事率性之  
謂道修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是也此所謂道不可不修者也  
修道以仁及聖人修之以爲教是也其純粹中正則所謂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所謂中節之爲達道也中節之爲達道純粹中  
正推之天下而準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爲達  
道但舉實事而已智仁勇以行之而後純粹中正然而卽所謂  
之達道者達諸天下而不可廢也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  
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繼之者善繼謂人物於天地其善固繼承



不隔者也善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一事之善則一事合於天成性雖殊而其善則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歸於必然完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天地人物之道於是乎盡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則分言之始明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言限於成性而後不能盡是道者眾也

### 仁義禮智

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言仁可以賅義使親愛長養不協於正大之情則義有未盡卽爲仁有未至言仁而可賅禮使無親疏上下之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爲得且言義可以賅禮言禮可以賅義先王之以禮教無非正大之情君子

之精義也斷乎親疏上下不爽幾微而舉義舉禮可以賅仁又無疑也舉仁義禮可以賅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益之以禮所以爲仁至義盡也語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之以勇蓋德之所以成也就人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於輕重於仁無憾於禮義不愆而道盡矣若夫德性之存乎其人則曰智曰仁曰勇三者才質之美也因才質而進之以學皆可至於聖人自人道邈之天道自人之德性邈之天德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觀於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禮矣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可以知義矣在天爲氣化

之生生在人爲其生生之心是乃爲仁之德也在天爲氣化推  
行之條理在人爲其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智之爲德  
也惟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苟失則生生之道絕凡仁義對文及  
智仁對文皆兼生生條理而言之者也

誠

誠實也據中庸言之所實者智仁勇也實之者仁也義也禮也  
由血氣心知而語於智仁勇非血氣心知之外別有智有仁有  
勇以予之也就人倫日用而語於仁語於禮義舍人倫日用無  
所謂仁所謂義所謂禮也血氣心知者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  
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倫日用皆血氣心知所有事故曰率  
性之謂道全乎智仁勇者其於人倫日用行之而天下觀其仁  
觀其禮義善無以加焉自誠明者也學以講明人倫日用務求



盡夫仁盡夫禮義則其智仁勇所至將日增益於聖人之德之  
盛自明誠者也質言之曰人倫日用精言之曰仁曰義曰禮所  
謂明善明此者也所謂誠身誠此者也質言之曰血氣心知精  
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謂致曲致此者也所謂有誠有此者也  
言乎其盡道莫大於仁而兼及義兼及禮言乎其能盡道莫大  
於智而兼及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可勝數舉仁義禮三者  
而善備矣德性之美不可勝數舉智仁勇三者而德備矣曰善  
曰德盡其實之謂誠

權

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則顯然共  
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變也  
變則非智之盡能辨察事情而準不足以知之論語曰可與共

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同一  
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祿利聲名  
者是也故未可與適道道責於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  
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雖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  
未深所以增益其心知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  
與權孟子之闢楊墨也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  
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今人讀  
其書孰知所謂率獸食人人將食者安在哉孟子曰楊子取爲  
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  
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今人讀其書孰知無權之故舉一而廢  
百之爲害至鉅哉孟子道性善於告子言以人性爲仁義則曰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今人讀其書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戕賊人以爲仁義之禍何如哉老聃莊周無欲之說及後之釋氏所謂空寂能脫然不以形體之養與有形之生死累其心而獨私其所謂長生久視所謂不生不滅者於人物一視而同用其慈蓋合楊墨之說以爲說由其自私雖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爲由其外形體溥慈愛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爲之宋儒程子朱子易老莊釋氏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體者而咎氣質其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雖視人之饑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爲天理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



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爲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爲理而禍天下者也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爲仁去心知以爲智也是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彼以無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無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蔽重行不先重知人見其篤行也無欲也故莫不尊信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倫日用以無欲爲能篤行也人倫日用聖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宋儒乃曰人欲所蔽故不出於欲則自信無蔽古今不乏嚴氣正性疾惡如讐之人是其所

是非其所非執顯然共見之重輕實不知有時權之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其是非輕重一誤天下受其禍而不可救豈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則孟子言執中無權至後儒又增一執理無權者矣

致彭進士書

附

允初先生足下日前承示二林居制義文境高絕然在作者不以爲文而已以爲道也大暢心宗參活程朱之說以傅合六經孔孟使閱肆無涯涘孟子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自得之學盡然求孔孟之道不至是不可謂之有得求楊墨老莊佛之道不至是亦不可謂之有得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於是有讀儒書而流入老釋

清傳學錄卷之十九  
五

者有好老釋而溺其中既而觸於儒書樂其道之得助因凭藉  
儒書以談老釋者對同己則共證心宗對異己則寄託其說於  
六經孔孟曰吾所得者聖人之微言奧義而交錯旁午屢變益  
工渾然無罅漏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言徒紛然辭費不能  
奪其道之成者也足下之道成矣欲見僕所爲原善僕聞足下  
之爲人心敬之願得交者十餘年於今雖原善所指加以孟子  
字義疏證反覆辯論咸與足下之道截然殊致叩之則不敢不  
出今賜書有引爲同有別爲異在僕乃謂盡異無豪髮之同昔  
程子張子朱子其始也亦如足下今所從事程叔子撰明道先  
生行狀曰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  
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呂與叔  
撰橫渠先生行狀曰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



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知無所得者陋之非不知之也朱子慕禪學在十五六時年二十四見李愿中愿中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其後十餘年有答何叔京二書其一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卽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旣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論多識前言往行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其一曰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汹汹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弊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

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閒斷處有下工夫處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二書全背愿中復歸釋氏反用聖賢言語指其所得於釋氏者至乾道癸巳朱子年四十四門人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尙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是後朱子有答汪尙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授乎前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程朱雖皆先入於釋氏而卒

能覺寤其非程子曰吾儒本天異端本心朱子曰吾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僕於孟子字義疏證辯其視理也與老釋之視心視神識雖指歸各異而僅僅就彼之言轉之猶失孔孟之所謂理所謂義朱子稱爲他佛說得相似者彼之心宗不特指歸與此異也亦絕不可言似程朱先從事於彼熟知彼之指歸旣而求之此見此之指歸與彼異矣而不得其本因推而本之天夫人物何者非本之天乎豈得謂心必與天隔乎彼可起而爭者也苟聞乎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擴而充之何一非務盡其心以能盡道苟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雖言理言知言學皆似而非適以亂德在程朱先入於彼徒就彼之說轉而之此是以又可轉而之彼合天與心爲一合理與神識爲一而我之言彼皆得援而借之爲彼樹之助以



此解經而六經孔孟之書彼皆得因程朱之解援而借之爲彼所依附譬猶子孫未覩其祖父之貌者誤圖他人之貌爲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則非矣實得而貌不得亦何傷然他人則持其祖父之貌以冒吾宗而實誘吾族以化爲彼族此僕所由不得已而有疏證之作也破圖貌之誤以正吾宗而保吾族痛吾宗之久墜吾族之久散爲他族敢少假借哉宋儒僅改其指神識者以指理而餘無所改其解孔孟之言體狀復與彼相似如大學章句於在明明德中庸章句於不顯維德尤渾合幾不可分足下遂援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心宗之大源於宋儒之雜用老氏尙無欲及莊周書言復其初者而申之曰無欲誠也湯武反之復其初之謂也僕愛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道卽陰陽氣化故可言分惟分也故成性不同一語而

易稱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稱天命之謂性孟子辨別犬之性  
牛之性人之性之不同豁然貫通而足下舉維天之命於穆不  
己以爲不得而分此非語言之能空論也宜還而體會六經孔  
孟之書本文云何詩曰予懷明德對不大聲以色而言大學之  
明明德以明德對民而言皆德行行事人咸仰見如日月之懸  
象著明故稱之曰明德儻一事差失則有一事之揜虧其由近  
而遠積盛所被顯明不已故曰明明德曰明明德於天下詩之  
不顯不承卽書之不顯丕承古字丕通用丕大也中庸言聲名  
洋溢乎中國其言闡然也與日章並言何必不欲大顯而以幽  
深玄遠爲至夫晝日當空何嘗有聲臭以令人知而疇不知之  
不可引上天之載無聲臭以言其至乎上天之載二語在詩承  
駿命不易言鄭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

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在中庸承化民之德言不  
假聲臭以與民接也談老釋者有取於虛靈不昧人欲所蔽本  
體之明幽深玄遠至德淵微不顯之妙等語與其心宗相似不  
惟大學中庸本文差以千里卽朱子所云雖失大學中庸之解  
而其指歸究殊又詩書中凡言天命皆以王者受命於天爲言  
天之命王者不巳由王者仁天下不巳中庸引維天之命於穆  
不巳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其取義也主於不巳以見至誠  
無息之配天地於穆者美天之命有德深遠也譬君之於賢臣  
一再錫命惓惓不巳美君之能任賢者豈不可歎其深遠引之  
者豈不可曰此君之所以爲君也凡命之爲言如命之東則不  
得而西皆有數以限之非受命者所得踰試以君命言之有小  
賢而居上位有大賢而居下位各受君命以居其位此命數之



得稱曰君命也君告誡之使恭其事而夙夜兢惕務盡職焉此  
教命之得稱曰君命也命數之命限於受命之初而尊卑遂定  
教命之命其所得爲視其所能可以造乎其極然盡職而已則  
同屬命之限之命之盡職不敢不盡職如命之東不敢不赴東  
論氣數論理義命皆爲限制之名譬天地於大樹有華有實有  
葉之不同而華實葉皆分於樹形之鉅細色臭之濃淡味之厚  
薄又華與華不同實與實不同葉與葉不同一言乎分則各限  
於所分取水於川盈壘盈瓶盈缶凝而成冰其大如壘如瓶如  
缶或不盈而各如其淺深水雖取諸一川隨時與地味殊而清  
濁亦異由分於川則各限於所分人之得於天也雖亦限於所  
分而人人能全乎天德以一身譬之有心有耳目鼻口手足鬚  
眉毛髮惟心統其全其餘各有一德焉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

也瞽者心不能代目而視聾者心不能代耳而聽是心亦限於所分也飲食之化爲營衛爲肌髓形可并而一也形可益形氣可益氣精氣附益神明自倍散之還天地萃之成人物與天地通者生與天地隔者死以植物言葉受風日雨露以通天氣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氣以動物言呼吸通天氣飲食通地氣人物於天地猶然合如一體也體有貴賤有大小無非限於所分也心者氣通而神耳目鼻口者氣融而靈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者氣之精而凝品物流形之常也游魂爲變者魂之游而存其形倣而精氣未遽散也變則不可窮詰矣老莊釋氏見於游魂爲變之一端而昧其大常見於精氣之集而判爲二本莊周書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同此周又曰其形化其心與之  
然可不謂大哀乎老氏之長生久視釋氏之不生不滅無非自  
私無非哀其滅而已矣故以無欲成其私孟子曰廣土眾民君  
子欲之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又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  
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在老釋皆無之而獨私  
其遊魂而哀其滅以豫爲之圖在宋儒惑於老釋無欲之說謂  
義亦我所欲爲道心爲天理餘皆爲人心爲人欲欲者有生則  
願遂其生而備其休嘉者也情者有親疏長幼卑尊感而發於  
自然者也理者盡夫情欲之微而區以別焉使順而達各如其  
分寸豪釐之謂也欲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過者狃於私而忘  
乎人其心溺其行慝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情之當也患  
其不及而亦勿使之過未當也不惟患其過而務自省以救其



失欲不流於私則仁不溺而爲慝則義情發而中節則和如是之謂天理情欲未動湛然無失是謂天性非天性自天性情欲自情欲天理自天理也足下援程子云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謂無欲在是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明鏡之應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程子說聖人陽明說佛氏故足下援程子不援陽明而宗旨則陽明尤親切陽明嘗倒亂朱子年譜謂朱陸先異後同陸王主老釋者也程朱闢老釋者也今足下主老釋陸王而合孔孟程朱與之爲一無論孔孟不可誣程朱亦不可誣抑又

變老釋之貌爲孔孟程朱之貌恐老釋亦以爲誣己而不願老  
氏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告子曰性無善  
無不善也義外也非內也釋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  
目陸子靜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王文成曰無善無惡心之  
體凡此皆不貴善也何爲不貴善貴其所私而哀其滅雖逐於  
善亦害之也今足下言之則語益加密曰形有生滅神無方也  
妙萬物也不可言生滅又曰無來去無內外引程子天人本無  
二不必言合證明全體因名之曰無聲無臭之本謂之爲天命  
之不已而以至誠無息加之謂之爲天道之日新而以止於至  
善加之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夫良知一也  
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又曰本來面目  
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佛氏之常惺惺亦

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功夫大略相似陽明主扞禦外物  
爲格物隨物而格所謂遏人欲也常惺惺朱子以是言存天理  
以是解中庸戒慎恐懼實失中庸之指陽明得而僭中庸之言  
以寄託本來面目之說曰養德養身止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  
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  
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莊子所謂復其初釋氏所謂本來面目陽  
明所謂良知之體不過守己自足既自足必自大其去中庸擇  
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何啻千萬里孟子曰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曰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中庸孟子皆曰不明乎  
善不誠乎身矣今舍明善而以無欲爲誠謬也證心宗者未嘗  
不可以認本來面目爲明乎善此求伸其說何所不可老子告  
子視善爲不屑爲猶能識善字後之宗之者弁善字假爲己有



實弁善字不識此事在今日不惟彼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  
舉凡性與天道聖智仁義誠明以及曰善曰命曰理曰知曰行  
無非假其名而易其實反身不誠言事親之道未盡也反身而  
誠言備責於身者無不盡道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  
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性之由仁義行也  
身之仁義實於身也假之假仁義之名以號召天下者久則徒  
知以仁義責人而忘己之非有又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下言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申明性者如是言哭死而  
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皆申明反之謂無所爲而爲乃反而  
實之身若論復其初何用言非爲生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而  
且終之曰俟命其爲反身甚明各覈本文悉難假借足下所主

者老莊佛陸王之道而所稱引盡六經孔孟程朱之言誠愛其實乎則其實遠於此如誤以老莊佛陸王之實爲其實則彼之言親切著明而此費遷就傳合何不示以親切著明者也誠借其名乎則田王孫之門猶有梁丘賀在況足下閱朱子答何叔京二書必默然之及程朱闢老釋必不然之而至於借助則引程朱爲同乎已然則所取者程朱初惑於釋氏時之言也所借以助己者或其前之言或其後之似者也所愛者釋氏之實也愛其實而棄其名借其名而陰易其實皆於誠有虧足下所云學問之道莫切於審善惡之幾嚴誠僞之辨請從此始儻亦如程朱之用心期於求是不雜以私則今日同乎程朱之初異日所見或知程朱之指歸與老釋陸王異然僕之私心期望於足下猶不在此程朱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啟天下

後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以無欲  
之說於得理益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益烈豈理禍斯  
民哉不自知爲意見也離人情而求諸心之所具安得不以心  
之意見當之則依然本心者之所爲拘牽之儒不自知名異而  
實不異猶貿貿爭彼此於名而輒蹈其實敏悟之士覺彼此之  
實無異雖指之曰沖漠無朕究不得其彷彿不若轉而從彼之  
確有其物因卽取此以眩之於彼嗚呼誤圖他人之貌者未有  
不化爲他人之實者也誠虛心體察六經孔孟之言至確然有  
進不惟其實與老釋絕遠卽貌亦絕遠不能假託其能假託者  
後儒失之者也是私心所期於足下之求之耳日聞因公私紛  
然於來書未得從容具論大本苟得自然條分理解意言難盡  
涉及一二草草不次南旋定於何日十餘年願交之忱得見又



不獲暢鄙懷伏惟自愛

文集

毛詩補傳序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子之言詩也而風有貞淫說者因以無邪爲讀詩之事謂詩不皆無邪也非夫子之言詩也先儒爲詩者莫明於漢毛鄭宋朱子然一詩而以爲君臣朋友之辭者又或以爲夫婦男女之辭以爲刺譏之辭者又或以爲稱美之辭以爲他人代爲辭者又或以爲己自爲辭其主漢者必攻宋主宋者必攻漢此說之難一也余私謂詩之辭不可知矣得其志則可以通乎其辭作詩者之志愈不可知矣斷之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可以通乎其志風雖有貞淫詩所以表貞止淫則上之教化時或寢微而作詩者猶覲挽救於萬一故詩足

貴也三百之皆無邪至顯白也況夫有本非男女之詩而說者亦以淫泆之情概之於是目其詩則褻狎戲謔之蕨言而聖人顧錄之淫泆者甘作詩以自播聖人又播其蕨言於萬世謂是可以考見其國之無政可以俾後之人知所懲可以與南豳雅頌之章並列之爲經余疑其不然也宋後儒者求之不可通至指爲漢人竄入淫詩以足三百之數欲舉而去之其亦妄矣今就全詩考其字義名物於各章之下不以作詩之意衍其說蓋字義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詳覈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證也作詩之意前人旣失其傳者非論其世知其人固難以臆見定也姑以夫子之斷夫三百者各推而論之用附於篇題後司馬氏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又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漢初師傳未絕此必七十子所聞之

大清儒學案卷之十九  
大義也余亦曰三百篇皆忠臣孝子賢婦良友之言也其間有  
立言最難用心獨苦者則大忠而託諸詭言遜辭亦聖人之所  
取也必無取乎小人而邪辟者之蕨言以與賢聖相雜廁焉

考工記圖序

立度辨方之文圖與傳注相表裏者也自小學道湮好古者靡  
所依據凡六經中制度禮儀覈之傳注既多違誤而爲圖者又  
往往自成詰詘異其本經古制所以日卽荒謬不聞也舊禮圖  
有梁鄭阮張夏侯諸家之學失傳已久惟聶崇義三禮圖二十  
卷見於世於考工諸器物尤疏舛同學治古文辭有苦考工記  
難讀者余語以諸工之事非精究少廣旁要固不能推其制以  
盡文之奧曲鄭氏注善矣茲爲圖翼贊鄭學擇其正論補其未  
逮圖傳某工之下俾學士顯白觀之因一卷書當知古六書九



數等儒者結髮從事今或皓首未之聞何也

考工記圖後序

考工諸器高庠廣狹有度今爲圖斂於數寸紙副中或舒或促必如其高庠廣狹然後古人制作昭然可見不則如磬氏之磬何以定其倨句桌氏之量何以測其方圓徑冪鞞人之臬陶何以辨其晉鼓鼗鼓又如鳧氏之鐘後鄭云鼓六鉦六舞四其長十六又云今時鐘或無鉦閒旣爲圖觀之直知其說誤也旬股法自銑至鉦八而去二則自鉦至舞亦八而去二銑爲鐘口舞爲鐘頂記曰銑曰鉦者徑也曰銑閒曰鉦閒曰鼓閒者崇也曰修曰廣者羨也羨之度舉舞則鉦與銑可知而鉦閒因銑鉦舞之徑以得其崇然則記所不言者皆可互見若據鄭說有難爲圖者矣其他戈戟之制後人失其形似式崇式深後人疏於考

論鄭氏注固不爽也車輿宮室今古殊異鐘縣劍削之屬古器猶有存者執吾圖以考之羣經暨古人遺器其必有合焉爾

爾雅文字考序

古訓故之書其傳者莫先於爾雅六藝之賴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異言然後能諷誦乎章句以求適於至道劉歆班固論尚書古文經曰古文讀應爾雅解古今語而可知蓋士生三古後時之相去千百年之久眡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遠無以異昔之婦孺聞而輒曉者更經學大師轉相講授而仍留疑義則時爲之也余竊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取而讀之殫心於茲十年是書舊注之散見者六家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鄭康成孫炎皆闕逸難以輯綴而世所傳郭注復刪節不全邢氏疏尤多疏漏夫援爾雅以釋詩書據詩書以證爾雅由是旁及先

秦已上凡古籍之存者綜核條貫而又本之六書音聲確然於  
訓故之源庶幾可與於是學余未之能也偶有所記懼過而旋  
忘錄之成袂爲題曰若干卷爾雅文字考亦聊以自課而已若  
考訂得失折衷前古於爾雅萬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羣經傳記  
靡所扞格姑俟諸異日

轉語二十章序

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  
事假借相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也學士茫然莫究所以今別  
爲二十章各從乎聲以原其義夫聲自微而之顯言者未終聞  
者已解辨於口不繁則耳治不惑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  
譜之其爲聲之大限五小限各四於是互相參伍而聲之用蓋  
備矣參伍之法台余予陽自稱之辭在次三章吾印言我亦自



稱之辭在次十有五章截四章為一類類有四位三與十有五  
 數其位皆至三而得之位同也凡同位為正轉位同為變轉爾  
 汝而戎若謂人之辭而如若然義又交通並在次十有一章周  
 語若能濟也注云若乃也檀弓而曰然注云而乃也魯論吾  
 末如之何即奈之何鄭康成讀如為那乃箇切曰乃曰奈曰那在  
 次七章七與十有一數其位亦至三而得之若此類遽數之不  
 能終其物是以為書明之凡同位則同聲同聲則可以通乎其  
 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則其義亦可以比之而通更就  
 方音言吾郡歛邑讀若攝失葉切唐張參五經文字顏師古注漢  
 書地理志已然歛之正音讀如翕翕與歛聲之位同者也用是  
 聽五方之音及少兒學語未清者其展轉譌溷必各如其位斯  
 足證聲之節限位次自然而成不假人意厝設也古今言音聲

之書紛然淆雜大致去其穿鑿自然符合者近是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謂猶闕一卷書勅爲是篇用補其闕俾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說經之士搜小學之奇觚訪六書之逸簡溯厥本始其亦有樂乎此也

### 六書論序

自昔儒者其結髮從事必先小學小學者六書之文是也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行人所稱諭書名聽聲音又屬瞽史分職專司故其時儒者治經有法不歧以異端後世道闕小學不修古文絕於嬴氏佐隸起於獄吏漢興蓋百年始徵小學之士令說文字未央廷中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及賈侍中修理舊文而許叔重從受古學撰說文解字則在安和已後今考經史所載漢時之言六書也說歧

而三一見周禮注引鄭司農解一見班孟堅藝文志其一則叔  
重說文解字序頗能詳言之班鄭二家雖可以廣異聞而綱領  
之正宜從許氏厥後世遠學乖罕覩古人制作本始謂諧聲最  
爲淺末者後唐徐鍇之疏也以指事爲加物於象形之文者宋  
張有之謬也謂形不可象則指其事事不可指則會其意意不  
可會則諧其聲者諸家之紛紊也謂轉聲爲轉注者起於最後  
於古無稽特蕭楚諸人之臆見也蓋轉注之爲互訓失其傳且  
二千年矣六書也者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津涉也載籍極博  
統之不外文字文字雖廣統之不越六書綱領旣違譌謬日滋  
故考自漢已來迄於近代各存其說駁別得失爲六書論三卷  
凡所不載智者依類推之以拾遺補藝將有取乎此也

方言疏證序



案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漢揚雄撰晉郭璞注漢魏晉以來凡引是書但稱方言者省文也雄采集之意詳見於答劉歆書考雄爲郎在成帝元延二年時雄年四十三漢書傳贊所謂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是也劉歆遺雄書求方言則當王莽天鳳三四年間未幾而雄卒答書內所謂一十七歲於今傳贊所謂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是也答書有云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如可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然則方言終屬雄未成之作歆求之而不與故不得入錄班固次雄傳及藝文志不知其有此至應劭集解漢書始見徵引稱揚雄方言其風俗通義序又取答書中語具詳本末而云方言凡九千字今計正文實萬一千九百餘字豈劭所見與郭璞所注傳本微有異同歟歆遺雄書曰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

絕言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雄答書稱殊言十五卷郭璞序亦云三五之篇而隋經籍志方言十三卷舊唐書作別國方言十三卷其併十五爲十三在璞注後隋以前矣許慎說文解字張揖廣雅多本方言而自成著作不加所引用書名魏書江式傳式上表曰臣六世祖瓊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杜預注左傳授師子焉曰揚雄方言子者戟也孔穎達疏云揚雄以爾雅釋古今之語作書擬之采異方之語謂之方言蓋是書漢末晉初乃盛行故應劭舉以爲言而杜預以釋經江瓊世傳其學以至於式他如吳薛綜述二京解晉張載劉逵注三都賦晉灼注漢書張湛注列子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其子駟注史記及隋曹憲唐陸德明孔穎達長孫訥言李善徐

堅楊倬之倫方言及注幾備見援摭其後獨洪邁疑之謂雄所  
爲文盡見於自序及漢志初無所謂方言則併傳贊內自序二  
字結上所錄法言自序者未之審又未考雄之文如諫不受單  
于朝書趙充國頌元后誅等篇溢於雄傳及藝文志外者甚多  
而輕置訾議豈應劭杜預晉灼及隋唐諸儒咸莫之考實耶常  
璩華陽國志於林閩翁孺楊莊並云見揚子方言李善注文選  
引張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亦直稱揚雄方言曰可  
證歆雄遺答書附入方言卷末已久宋元以來六書訓詁不講  
故鮮能知其精覈加以訛舛相承幾不可通今從永樂大典內  
得善本因廣搜羣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交互參訂改正訛字  
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七刪衍字十七逐條詳證之庶幾漢  
人訓詁之學猶存於是俾治經讀史博涉古文辭者得以考焉



刊九章算術序

古者六藝之教禮樂殘闕失傳射御則絕無師說書者治經之本厯厯賴許叔重說文解字略見梗概而所謂九數卽九章世罕有其書近時以算名者如玉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咸未之見予訪求二十餘年不可得擬永樂大典或嘗錄入書在翰林院中丁亥歲因吾鄉曹編修往一觀則離散錯出思綴集之未之能也出都後恒寤寐乎是及癸巳夏奉召入京師與修四庫全書躬逢國家盛典乃得盡心纂次訂其訛舛審知劉徽所注舊有圖而今闕者補之書旣進聖天子命卽刊行又御製詩篇冠之於首古書之隱顯蓋有時焉誠甚幸也吾友屈君魯傳亦好是學願得九章刊之從予錄一本今秋之仲曲阜孔君體生訪求得算書若干卷係毛氏展影摹宋刻者展識其後有云

從太倉王氏得孫子五曹張正建夏侯陽四種從章正李氏得周髀緝古二種後從黃俞邵又得九章皆元豐七年祕書省刊版每卷有祕書省官銜姓名一幅又一幅宰輔大臣自司馬相公而下俱列名於後予急假之孔君獨九章卷六已後闕因更校改數字以寄屈君而記其得是書之不易如此

### 水經酈道元注序

後魏御史中尉范陽酈道元字善長撰水經注四十卷蕭寶寅之亂道元叱賊而死贈吏部尙書冀州刺史安定縣男善長雖依經附注不言水經撰自何人唐書藝文志始以爲桑欽撰欽在班固前固嘗引其說與水經違異晉以來注水經凡二家郭璞注三卷唐時猶存杜君卿言二家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則景純已不能言其作者矣崇文總目水經注亡

者五卷今所傳卽宋之殘本後人又加割裂以傳合四十卷之數如注文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注訛列爲經遂與前經文又東過巫縣南割分異卷唐六典注云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今自河水至斤澗水凡百二十三應脫逸十有四水蓋在五卷中者也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引水經四事惟魏興安陽一事屬經文餘三事咸酈注之訛爲經者故其作書時世益莫能定水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無庸重舉水名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以採摭故實彼此相雜則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舉經文敘次所過郡縣如云又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寔賅一縣而注則沿溯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逕委曲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凡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雖經注相淆而尋求端緒



可俾歸條貫善長於經文涪水至小廣魏解之曰小廣魏卽廣  
漢縣也於鍾水過魏寧縣解之曰魏寧故陽安也晉太康元年  
改曰晉寧然則水經上不逮漢下不及晉初寔魏人纂敘無疑  
史言善長好學廣覽奇書故是注之傳或以其綜覈或尙其文  
辭至於觸類引伸因川源之派別知山勢之透迤高高下下不  
失地防取資信非一端然訛舛旣久雖善讀古書如閻百詩顧  
景范胡朏明諸子其論述所涉猶輒差違斯訂正之不可以已  
也審其義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參差是書所由致謬之故昭  
然可舉而正之至若四十卷之爲三十五合其所分無復據證  
今以某水各自爲篇北方之水莫大於河而河以北河以南眾  
川因之得其敘矣南方之水莫大於江而江以北江以南眾川  
因之得其敘矣惟以地相連比篇次不必一還其舊庶乎川渠

纏絡有條而不紊焉

河水一河水二河水三渠陰溝水坂水獲水睢水瓠子河汾  
水晉水文水原公水同過水澮水涑水涑水澗水澮水甘水伊水淇水蕩水洹  
漆水沮水滄水洛水穀水澗水澮水甘水伊水淇水蕩水洹  
水濁漳水清漳水滄水易水巨馬河聖水灤水灤餘水沽河  
鮑巨水濡水遼水小遼水水淇水濟水汶水淄水巨洋水濰水東  
汶水膠水泗水洙水沂水流水淮水汝水滢水濰水瀕水濯  
水潁水灑水潁水洧水澮水泚水泄水肥水施水江水  
夷水夏水滄水溲水漾水潛水羗水涪水梓潼水南沮水漳  
水沔水潯水均水丹水粉水涪水湍水比水白水蘄水沫水  
青衣水若水淹水油水澧水沅水延江水資水湘水鍾水澗  
水耒水沫水澆水漣水瀏水澗水廬江水贛水漸江水桓水

日葉榆河温水存水浪水灘水涯水溱水斤江水禹貢山水澤

地序

六書音均表序

韻書始萌芽於魏李登聲類積三百餘年至隋陸法言切韻梗概之法乃具然皆就其時之語言音讀參校異同定其遠近洪細往往有意求密而用意太過強生區別至如虞夏商周之文六書之假借諧聲詩之比音協句以成歌樂茫乎未之考也唐初因法言撰本爲選舉士人作律詩之用視二百六韻中字數多者限以獨用字數少者合比近兩韻或三韻同用苟計字多寡而已宋吳棫作韻補於韻目下始有古通某古轉聲通某之云其分合最爲疏舛鄭庠作古音辨僅分陽支先虞尤覃六部近崑山顧炎武更析東陽耕蒸而四析魚歌而二故列十部吾



郡老儒江慎脩永於真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析而二蕭  
宵肴豪及尤侯幽亦爲二故列十三部古音之學以漸加詳如  
是前九年段君若膺語余曰支佳一部也脂微齊皆灰一部也  
之哈一部也漢人猶未嘗淆借通用晉宋而後乃少有出入迄  
乎唐之功令支注脂之同用佳注皆同用灰注哈同用於是古  
之截然爲三者罕有知之余聞而偉其所學之精好古有灼見  
卓識又言真臻先與諄文殷魂痕爲二尤幽與侯爲二得十七  
部今官於蜀地且數年政事之餘優而成是書曰六書音均表  
凡爲表者五撰述之意表各有序說旣詳之矣其書始名詩經  
韻譜羣經韻譜嘉定錢學士曉徵爲之序茲易其體例且增以  
新知十七部蓋如舊也余昔感於其言五支六脂七之有分辛  
巳春寓居浙東取顧氏詩本音章辨句析而諷誦乎經文歎始

爲之之不易後來加詳者之信足以補其未逮顧氏轉侯韻入  
虞江氏轉虞韻字入侯此江優於顧然顧氏藥鐸有分而江氏  
不分此顧優於江若夫五支異於六脂猶清異於真也七之又  
異於支脂猶蒸又異於清真也實千有餘年莫之或省者一旦  
理解按諸三百篇劃然豈非稽古大快事歟時余略記入聲之  
說未暇卒業今樂觀是書之成也不惟字得其古人音讀抑又  
多通其古義許叔重之論假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夫六經  
字多假借音聲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訓詁音聲相爲表裏訓  
詁明六經乃可明後儒語言文字未知而輕憑臆解以誣聖亂  
經吾懼焉段君又有詩經小學書經小學說文考證十七部古  
韻表等書將繼是而出視逃其難相與鑿空者於治經孰得孰  
失也

與是仲明論學書

僕所爲經考未嘗敢以聞於人恐聞之而驚顧狂惑者眾昨遇名賢枉駕望德盛之容令人整肅不待加以誨語也又欲觀末學所事得失僕敢以詩補傳序並辨鄭衛之音一條檢出呈覽今程某奉其師命來取詩補傳僕此書尙俟改正未可遽進請進一二言惟名賢教之僕自少時家貧不獲親師聞聖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經示後之人求其一經啟而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於心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睹古聖人制作本始又疑許氏於詁訓未能盡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羣經本六書然後爲定至若經之難明尙有



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  
揜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彊以協  
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  
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  
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  
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字學詁訓音聲未  
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漢末孫叔然創立翻語厥後  
考經論韻悉用之釋氏之徒從而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  
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測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  
角八綫其三角卽句股八綫卽綴術然而三角之法窮必以句  
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  
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

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  
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僕欲究其本始爲之又十年漸  
於經有所會通然後知聖人之道如縣繩樹塾豪釐不可有差  
僕聞事於經學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三者僕誠不  
足與於其間其私自持暨爲書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聞  
彊識如鄭漁仲楊用修諸君子著書滿家淹博有之精審未也  
別有略是而謂大道可以徑至者如宋之陸明之陳王廢講習  
討論之學假所謂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問學則惡可命  
之尊德性乎未得爲中正可知羣經六藝之未達儒者所恥僕  
用是戒其頽惰據所察知特懼忘失筆之於書識見稍定敬進  
於前不晚名賢幸諒

與姚孝廉姬傳書

日者紀太史曉嵐欲刻僕所爲考工記圖是以向足下言欲改定足下應辭非所敢聞而意主不必汲汲成書僕於時若雷霆驚耳自始知學每憾昔人成書太早多未定之說今足下以是規教退不敢忘自賀得師何者凡僕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汶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覩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先儒之學如漢鄭氏宋程子張子朱子其爲書至詳博然猶得失中判其得者取義遠資理閱書不克盡言



言不克盡意學者深思自得漸近其區不深思自得斯草蕪於畦而茅塞其陸其失者卽目未覩淵泉所導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而爲說轉易曉學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不復求遠者閎者故誦法康成程朱不必無人而皆失康成程朱於誦法中則不志乎聞道之過也誠有能志乎聞道必去其兩失殫力於其兩得旣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後知孰爲十分之見孰爲未至十分之見如繩繩木昔以爲直者其曲於是可見也如水準地昔以爲平者其坳於是可見也夫然後傳其信不傳其疑疑則闕庶幾治經不害僕於考工記圖重違知己之意遂欲刪取成書亦以其義淺特考覈之一端差可自決足下之教其敢忽諸至欲以僕爲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爲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古之所謂友固分師

之半僕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昨辱簡白謙太過稱夫子非所敢當之謹奉繳承示文論延陵季子處識數語並考工記圖呈上乞教正也

附錄

先生十六七以前凡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詁語之意每不釋因取近代字書及許氏說文授之先生大好之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之存於今者參互考究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羣經以爲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能全舉其辭

行狀

清儒言古韻始顧炎武所著古音表入聲與廣韻相反先生謂有入無入之韻當兩兩相配以入聲爲之樞紐真至仙十四韻

與脂微齊皆灰入聲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鐸薛爲一類蒸  
登與之哈入聲職德爲一類東冬鍾江與尤侯幽入聲屋沃燭  
覺爲一類陽唐與蕭宵肴豪入聲藥爲一類庚耕清青與支佳  
入聲陌麥昔錫爲一類歌戈麻與魚虞模入聲鐸爲一類閉口  
音侵以下九韻入聲緝以下九韻爲一類以七類之平上去分  
十三部及入聲七部得二十部撰聲韻考以詳其說既又改七  
類爲九類眞以下十四韻各爲二眞臻諄文欣魂痕先入聲質  
術櫛物迄沒屑配之元寒桓刪山仙去聲祭泰夬廢入聲月曷  
末黠鐸薛配之又析侵鹽添爲一類覃談咸銜嚴凡爲一類著  
聲類表以九類譜之爲九卷一曰歌魚鐸之類二曰蒸之職之  
類三曰東尤屋之類四曰陽蕭藥之類五曰庚支陌之類六曰  
眞脂質之類七曰元寒桓刪山仙祭夬廢月曷末黠鐸薛之類



八曰侵緝之類九曰覃合之類每類中各詳其開口合口內轉外轉重聲輕聲呼等之繁瑣今音古音之轉移綱領旣張纖悉

畢舉

遺書

宋元已來爲反切字母之學者歸之西域歸之釋神珙先生據神珙反紐圖自序有言昔梁沈約勅立紐字之圖證神珙實祖休文又序中併及元和韻譜證神珙當爲元和後人世傳神珙爲北魏時人始傳西域三十六字母於中土其說非是且神珙五音聲論列字四十不曰字母與今所傳三十六字齟齬並據顏之推家訓陸德明經典釋文張守節史記正義皆曰孫炎勅立反語因謂反切字音溯源叔然不當因釋氏眡姪誣欺之說據其言以爲言也

同上

漢後疇人不知有黃極西人入中國始云赤道極之外又有黃

道極先生解之曰周髀言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所謂赤道極也又言北極璿璣者今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虞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也黃極在柱史星東南上彌少彌之間終古不隨歲差而改赤極居中黃極環繞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於西人璿璣玉衡虞夏書觀天之器久失其傳先生推得其制令巧匠爲之中天儀器賴以復明於世

同上

今人算術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句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句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圍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句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句股法也撰句股割圓記凡爲圖五十有五爲術四十有九因周髀首章之言衍

而極之以備步算之全

同上

學禮篇先生七經小記之一也其指將取六經禮制糾紛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爲一章發明之其書未成惟有說冕服爵弁玄端等凡十三篇今在文集中

同上

水地篇亦七經小記之一自來言地理者以郡國爲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國爲汾州府志發凡曰以水辨山之脈絡而汾之東西山爲幹爲枝爲來爲去俾井然就序水則以經水統其注入之枝水因而徧及澤泊隄堰井泉使眾山如一山羣川如一川旣乃本此意推之於諸行省撰水地記未成今刻入遺書者祇一卷自崑崙之虛至太行山而止

同上

先生初謂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覈之源有文章之源吾於三者皆庶得其源後數年又曰義理卽考覈文章之源也義理又



清儒學案卷二十九  
何源哉吾前言過矣

戴氏年譜附錄

王德甫曰東原之學苞羅旁魄於漢魏唐宋諸家靡不統宗會元而歸於自得名物象數靡不窮源知變而歸於理道本朝之治經者眾矣要其先之以古訓折之以羣言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端以東原爲首

段懋堂曰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民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畫分義理考覈文章爲三區別不相通其所爲細已甚焉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

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

東原弟子

段先生玉裁

別爲懋堂學案

王先生念孫

別爲高郵學案

孔先生廣森

別爲臯軒學案

案段懋堂撰東原年譜云先生學高天下而不好爲人師故著弟子籍者無多其實能傳學者如段王孔三先生皆別爲專案表恭勤公行簡曾受業不以著述名未敢濫附學案年譜記先生居新安會館汪元亮胡士震輩皆相從

講學又云先生南歸與順德胡亦常同舟月餘亦常亦能自得師者案元亮與先生同鄉舉已附見交游中以此例之則諸人從游講學計在師友之間未必盡著弟子之籍附記以見其概

東原交游

金先生榜 別見慎修學案

鄭先生牧 別見慎修學案

方先生矩 別見慎修學案

汪先生梧鳳 別見慎修學案

汪先生肇龍 別見慎修學案

盧先生文昭 別爲抱經學案

王先生鳴盛 別爲西莊學案



紀先生昀 別爲獻縣學案

王先生昶 別爲蘭泉學案

程先生瑤田 別爲讓堂學案

錢先生大昕 別爲潛研學案

朱先生筠 別爲大興二朱學案

姚先生鼐 別爲惜抱學案

邵先生晉涵 別爲南江學案

任先生大椿

任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蘇興化人少工文辭既乃專究經史傳注乾隆己丑二甲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充四庫全書纂修官游歷郎中遷御史與東原同鄉舉習聞其論說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初欲蒼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卽類以求著

弁服釋例深衣釋例釋繪諸篇皆博綜羣籍衷以己意又有易象大意小學鉤沈字林考逸吳越備史注沈元亮字明之一字竹香元和人乾隆壬午舉人少有文譽亦與東原同舉相親善乃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屢上公車不第教授生徒自給以狂疾卒著述皆投諸火僅存詩古文而已

參史傳  
東原集

### 孔先生繼涵

孔繼涵字體生一字誦孟號荏谷曲阜人孔子六十九世孫乾隆辛卯進士授戶部主事充日下舊聞纂修官雅志稽古於天文地志經學字義算數之書無不博綜官京師與友朋講析疑義考證異同所鈔校數千百帙集金石刻千餘種考論其事與經史相比附與東原交二十年名物象數與共研說東原歿經紀其喪刻其遺書以仲子聘其女爲婦藏書十數萬卷遇罕見

者校勘付鈔世傳微波榭叢書自著有夏小正考異一卷五經  
文字疑九經字樣疑一卷同度記一卷水經注釋地四卷紅欄  
書屋雜體文七卷詩集四卷

參翁方綱撰墓志  
張埴撰行狀

### 洪先生榜

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縣人乾隆戊子舉人召試授內閣中  
書粹於經學治易著明象未成書終於益卦因鄭康成易贊作  
述贊二卷又通聲韻著四聲韻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因江  
氏及東原之書而加詳焉生平服膺東原謂孟子字義一書功  
不在禹下撰東原行狀載與彭尺木書朱竹君不謂然曰戴氏  
可傳者不在此先生貽書爭之謂非難程朱乃闢後之實爲老  
釋陽爲儒書而皆附於程朱大賢之學其言甚辨

參漢學  
師承記

### 洪先生梧



洪梧字桐生一字植垣歙縣人兄樸榜皆先卒親喪哀毀廬墓人稱其孝選拔貢生乾隆庚子南巡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庚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典浙江鄉試纂修全唐詩出知沂州府恤民愛士有蒲鞭示辱之風歸主揚州安定梅花書院造就甚眾著有易箴二卷賦古今體詩

參徽州府志

### 汪先生龍

汪龍字蟄泉歙縣人乾隆丙午舉人著有毛詩申成毛詩異義

皆未刊行

參漢學師承記

清儒學案卷七十九終

清儒學案八十

天津徐世昌

獻縣學案

獻縣以通儒遭際明盛綜攬四部考證詳明創自古簿錄家所未有其持論屏除門戶一洗糾紛而欲矯宋明末流之弊頗有所抑揚儀徵紹述益以昌明漢學爲一代學術之樞鍵焉述獻縣學案

紀先生昀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獻縣人乾隆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坐漏泄籍沒兩淮運使盧見曾事謫戍烏魯木齊釋還後以迎鑾密雲進詩稱旨復賜官編修歷官至禮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嘉慶十年卒年八十

有三謚文達先生少而奇穎讀書過目不忘在翰林時詔修四庫全書爲總纂官貫徹儒籍旁通百家於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同異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竟委每進一書輒仿劉向曾鞏例撮其大凡冠諸簡首凡著錄及存目諸書多至萬餘種成提要二百卷皆評隲精審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其說經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嘗疏言科場試士其春秋文請以左氏傳立論參用公羊穀梁之說而廢胡安國傳服官五十餘年以學問文章著聲公卿閒國家有大著作非先生莫屬其學在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僞主持風會爲世所宗著有文集十六卷詩集十六卷及沈氏四聲考史通削繁瀛奎律髓刊誤審定風雅遺音唐人試律說閱

微草堂筆記等書

參史傳集序

朱珪撰墓誌

阮元撰文

漢學師承記

先正事略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案四庫全書總目雖屬官書凡例總論皆  
出文達手定生平學術全括於此故特錄  
之

### 凡例

一是書卷帙浩博爲亙古所無然每進一編必經親覽宏綱巨  
目悉稟天裁定千載之是非決百家之疑似權衡獨運裘鉞斯  
昭睿鑒高深迥非諸臣管蠡之所及隨時訓示曠若發蒙八載  
以來不能一一殫記謹錄歷次恭奉聖諭爲一卷載諸簡端俾  
共知我皇上稽古右文功媿刪述懸諸日月昭示方來與歷代  
官修之本泛稱御定者迥不相同

一是書以經史子集提綱列目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  
部分十四類集部分五類或流別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條理  
分明所錄諸書各以時代爲次其歷代帝王著作從隋書經籍

清傳學考卷八十一  
志例冠各代之首至於列朝聖製皇上御撰揆以古例當弁冕  
全書而我皇上道秉大公義求至當以四庫所錄包括古今義  
在衡鑒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特命各從門目弁於國朝著述  
之前此尤聖裁獨斷義愜理精非館臣所能仰贊一詞者矣  
一前代藏書率無簡擇蕭蘭竝擷珉玉雜陳殊未協別裁之義  
今詔求古籍特創新規一一辨厥妍媸嚴爲去取其上者悉登  
編錄罔致遺珠其次者亦長短兼臚見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  
立訓義或違經則附載其名兼匡厥謬至於尋常著述未越羣  
流雖咎譽之咸無要流傳之已久準諸家著錄之例亦併存其  
目以備考核等差有辨旌別兼施自有典籍以來無如斯之博  
且精矣

一自隋志以下門目大同小異互有出入亦各具得失今擇善

而從如詔令奏議文獻通考入集部今以其事關國政詔令從唐志例入史部奏議從漢志例亦入史部東都事略之屬不可入正史而亦不可入雜史者從宋史例立別史一門香譜鷹譜之屬舊志無所附麗強入農家今從尤袤遂初堂書目例立譜錄一門名家墨家縱橫家歷代著錄各不過一二種難以成帙今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例併入雜家爲一門又別集之有詩無文者文獻通考別立詩集一門然則有文無詩者何不別立文集一門多事區分徒滋繁碎今仍從諸史之例併爲別集一門又兼詁羣經者唐志題曰經解則不見其爲羣經朱彝尊經義考題曰羣經又不見其爲經解徐乾學通志堂所刻改名曰總經解何焯又譏其杜撰今取隋志之文名之曰五經總義凡斯之類皆務求典據非事更張



一焦竑國史經籍志多分子目頗以餽釘爲嫌今酌乎其中惟經部之小學類史部之地理傳記政書三類子部之術數藝術譜錄雜家四類集部之詞曲類流派至爲繁夥端緒易至茫如謹約分小學爲三子目地理爲九子目傳記爲五子目政書爲六子目術數爲七子目藝術譜錄各爲四子目雜家爲五子目詞曲爲四子目使條理秩然又經部之禮類史部之詔令奏議類目錄類子部之天文算法類小說家類亦各約分子目以便檢尋其餘瑣節概爲刪併

一古來諸家著錄往往循名失實配隸乖宜不但崇文總目以樹萱錄入之種植爲鄭樵所譏今竝考校原書詳爲釐定如筆陣圖之屬舊入小學類今惟以論六書者入小學其論八法者不過筆札之工則改隸藝術羯鼓錄之屬舊入樂類今惟以論

律呂者入樂其論管絃工尺者不過世俗之音亦改隸藝術左傳類對賦之屬舊入春秋類今以其但取儷辭無關經義改隸類書孝經集靈舊入孝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舊入傳記類今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他如揚雄太玄經舊入儒家類今改隸術數俞琰易外別傳舊入易類今改隸道家又如倪石陵書名似子書而實文集陳埴木鍾集名似文集而實語錄凡斯之流不可殫述竝一一考核務使不失其真

一諸書刊寫之本不一謹擇其善本錄之增刪之本亦不一謹擇其足本錄之每書名之下欽遵諭旨各註某家藏本以不沒所自其坊刻之書不可專題一家者則註曰通行本至其編次先後漢書藝文志以高帝文帝所撰雜置諸臣之中殊爲非體

隋書經籍志以帝王各冠其本代於義爲允今從其例其餘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歲爲之排比或據所往來倡和之人爲次無可考者則附本代之末釋道閨閣亦各從時代不復區分宦侍之作雖不宜廁士大夫閒然漢志小學家嘗收趙高之爰厯史游之急就今從其例亦閒存一二外國之作前史罕載然旣歸王化卽屬外臣不必分疆絕界故木增鄭麟趾徐敬德之屬亦隨時代編入焉

一諸書次序雖從其時代至於箋釋舊文則仍從所註之書而不論作註之人如儒家類明曹端太極圖述解以註周子之書則列於張子全書前國朝李光地註解正蒙以註張子之書則列於二程遺書前是也他如史記疑問附史記後班馬異同附漢書後之類亦同此例以便參考至於汪暉所輯之曾子子思



子則仍列於宋呂柟所輯之周子鈔釋諸書則仍列於明蓋雖  
哀輯舊文而實自爲著述與因原書而考辨者事理固不同也  
一劉向校理祕文每書具奏會鞏刊定官本亦各製序文然鞏  
好借題抒議往往冗長而本書之始末源流轉從疎略王堯臣  
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稍具崖略亦  
未詳明馬端臨經籍考薈萃羣言較爲賅博而兼收竝列未能  
貫串折衷今於所列諸書各撰爲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  
則共爲總目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  
得失權衆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  
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  
彰瘴用著勸懲其體例悉承聖斷亦古來之所未有也

一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四十一

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併改隸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條之下附註案語以明通變之由

一歷代敕撰官書如周易正義之類承詔纂修不出一手一一詳其爵里則末大於本轉病繁冗故但記其成書年月任事姓名而不縷陳其爵里又如漢之賈董唐之李杜韓柳宋之歐蘇曾王以及韓范司馬諸名臣周程張朱諸道學其書竝家弦戶誦雖村塾童豎皆能知其爲人其爵里亦不復贅至一人而著數書分見於各部中者其爵里惟見於第一部後但云某人有其書已著錄以省重複如二書在一卷之中或數頁之內易於省記者則第二部但著其名

如明戴原禮已見所校補朱震亨金匱鉤元條下其推求師意二卷

僅隔五條之類

一劉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儒者說經論史其理亦然故說經主於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義理何自而推論史主於示褒貶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則褒貶何據而定如成風爲魯僖公之母明載左傳而趙鵬飛春秋經筌謂不知爲莊公之妾爲僖公之妾是不知其人之名分可定其禮之得失乎劉子翼入唐爲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明載唐書劉禕之傳而朱子通鑑綱目書貞觀元年徵隋祕書劉子翼不至尹起莘發明稱特書隋官以美之與陶潛稱晉一例是未知其人之始終可定其品之賢否乎今所錄者率以考證精核辨論明確爲主庶幾可謝彼虛談敦茲實學

一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卽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卽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故釋道外教詞曲末



清儒學案卷八十一  
六  
技咸登簡牘不廢蒐羅然二氏之書必擇其可資考證者其經  
懺章咒竝懍遵諭旨一字不收宋人朱表音詞亦概從刪削其  
倚聲填詞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遺音張可久之小山小令臣  
等初以相傳舊本姑爲錄存竝蒙皇上指示命從屏斥仰見大  
聖人敦崇風教釐正典籍之至意是以編輯雖富而謹持繩墨  
去取不敢不嚴

一聖賢之學主於明體以達用凡不可見諸實事者皆屬卮言  
儒生著書務爲高論陰陽太極累牘連篇斯已不切人事矣至  
於論九河則欲修禹跡考六典則欲復周官封建井田動稱三  
代而不揆時勢之不可行至黃諫之流欲使天下筆札皆改篆  
體顧炎武之流欲使天下言語皆作古音迂謬抑更甚焉又如  
明之曲士人喜言兵二麓正議欲掘坑藏錐以刺敵武備新書

欲雕木爲虎以臨陣陳禹謨至欲使九邊將士人人皆讀左傳  
凡斯之類竝闢其異說黜彼空言庶讀者知致遠經方務求爲  
有用之學

一漢唐儒者謹守師說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  
各立門戶大抵數名人爲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囂然助之朋黨  
一分千秋吳越漸流漸遠並其本師之宗旨亦失其傳而讎隙  
相尋操戈不已名爲爭是非而實則爭勝負也人心世道之害  
莫甚於斯伏讀御題朱弁曲洧舊聞致遺憾於洛黨又御題顧  
憲成涇皋藏橐示炯戒於東林誠洞鑒情僞之至論也我國家  
文教昌明崇真黜僞翔陽赫耀陰翳潛消已盡滌前朝之敝俗  
然防微杜漸不能不慮遠思深故甄別遺編皆一本至公剷除  
畛域以預消芽蘖之萌至詩社之標榜聲名地志之矜誇人物

浮辭塗飾不盡可憑亦併詳爲考訂務核其真庶幾公道大彰  
俾尙論者知所勸戒

一文章德行在孔門旣已分科兩擅厥長代不一二今所錄者  
如龔詡楊繼盛之文集周宗建黃道周之經解則論人而不論  
其書耿南仲之說易吳开之評詩則論書而不論其人凡茲之  
類略示變通一則表章之公一則節取之義也至於姚廣孝之  
逃虛子集嚴嵩之鈴山堂詩雖詞華之美足以方軌文壇而廣  
孝則助逆興兵嵩則怙權蠹國繩以名義匪止微瑕凡茲之流  
竝著其見斥之由附存其日用見聖朝彰善癉惡悉準千秋之  
公論焉

一儒者著書往往各明一義或相反而適相成或相攻而實相  
救所謂言豈一端各有當也考古者無所別裁則多歧而太雜



有所專主又膠執而過偏左右佩劍均未協中今所採錄惟離經畔道顛倒是非者摺擊必嚴懷詐挾私熒惑視聽者屏斥必力至於闡明學術各擷所長品隲文章不名一格兼收竝蓄如渤澥之納衆流庶不乖於全書之目

一七略所著古書卽多依託班固漢書藝文志注可覆按也遷流洎於明季譌妄彌增魚目混珠粹難究詰今一一詳核竝斥而存目兼辨證其非其有本屬僞書流傳已久或掇拾殘剩眞贗相參歷代詞人已引爲故實未可概爲捐棄則姑錄存而辨別之大抵灼爲原帙者則題曰某代某人撰灼爲贗造者則題曰舊本題某代某人撰其踵誤傳譌如呂本中春秋傳舊本稱呂祖謙之類其例亦同至於其書雖歷代著錄而實一無可取如燕丹子陶潛聖賢羣輔錄之類經聖鑒洞燭其妄者則亦斥

而存目不使濫登

一九流自七略以來卽已著錄然方技家遞相增益篇帙日繁往往僞妄荒唐不可究詰抑或卑瑣微末不足編摩今但就四庫所儲擇其稍古而近理者各存數種以見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備不復搜求蓋聖朝編錄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爲主不以百氏雜學爲重也

一是書主於考訂異同別白得失故辨駁之文爲多然大抵於衆說互殊者權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至於馬班之史李杜之詩韓柳歐蘇之文章濂洛關閩之道學定論久孚無庸更贅一語者則但論其刊刻傳寫之異同編次增刪之始末著是本之善否而已蓋不可不辨者不敢因襲舊文無可復議者亦不敢橫生別解凡以求歸至當以昭去取之至公

經部總敘

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  
次者詰經之說而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  
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詰訓相傳莫敢同異卽篇章  
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  
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  
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  
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爲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  
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吳澄攻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學脈旁分攀緣日衆驅除異  
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如  
語集註誤引包咸夏瑚商璉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卽闕此一  
條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國風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吳師道反  
以爲非之類 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



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未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空談

臆斷考證必疎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

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要其歸宿則不過漢

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

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

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

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參稽眾說

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為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

秋曰孝經曰五經總義曰四書曰樂曰小學

史部總敘

史之為道撰述欲其簡考證則欲其詳莫簡於春秋莫詳於左

傳魯史所錄具載一事之始末聖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

能定以一字之褒貶此作史之資考證也邱明錄以爲傳後人  
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貶此讀史之資  
考證也苟無事蹟雖聖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蹟雖以聖  
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儒者好爲大言動曰舍傳以求經此  
其說必不通其或通者則必私求諸傳詐稱舍傳云爾司馬光  
通鑑世稱絕作不知其先爲長編後爲考異高似孫緯略載其  
與宋敏求書稱到洛八年始了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唐文字尤  
多依年月編次爲草卷以四丈爲一卷計不減六七百卷又稱  
光作通鑑一事用三四出處纂成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  
家李燾巽巖集亦稱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槁盈兩屋  
案燾集今已佚此據馬端臨  
文獻通考述其父廷鸞之言今觀其書如淖方成禍水之語則  
採及飛燕外傳張豕冰山之語則採及開元天寶遺事竝小說

亦不遺之然則古來著錄於正史之外兼收博採列目分編其  
必有故矣今總括羣書分十五類首日正史大綱也次日編年  
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奏議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皆參考紀  
傳者也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皆參考諸志者  
也曰史評參考論贊者也舊有譜牒一門然自唐以後譜學殆  
絕玉牒既不頒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虛目故從刪焉考  
私家記載惟宋明二代爲多蓋宋明人皆好議論議論異則門  
戶分門戶分則朋黨立朋黨立則恩怨結恩怨既結得志則排  
擠於朝廷不得志則以筆墨相報復其中是非顛倒頗亦熒聽  
然雖有疑獄合衆證而質之必得其情雖有虛詞參衆說而核  
之亦必得其情張師棣南遷錄之妄鄰國之事無質也趙與時  
賓退錄證以金國官制而知之碧雲駮一書誣謗文彥博范仲



淹諸人晁公武以爲眞出梅堯臣王銍以爲出自魏泰邵博又證其眞出堯臣可謂聚訟李燾卒參互而辨定之至今遂無異說此亦考證欲詳之一驗然則史部諸書自鄙倍冗雜灼然無可採錄外其有裨於正史者固均宜擇而存之矣

子部總敘

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自董仲舒別而白之醇駁乃分其中或佚不傳或傳而後莫爲繼或古無其目而今增古各爲類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爲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農家有醫家有天文算法有術數有藝術有譜錄有雜家有類書有小說家其別教則有釋家有道家敍而次之凡十四類儒家尙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

皋陶則寇賊姦宄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家民國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以農家本草經方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繫焉神農黃帝以聖人爲天子尙親治之故次以醫家重民事者先授時授時本測候測候本積數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說入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游藝亦學問之餘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藝術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觀者也詩取多識易稱制器博聞有取利用攸資故次以譜錄羣言歧出不名一類總爲蒼粹皆可採摭菁英故次以雜家隸事分類亦雜言也舊附於子部今從其例故次以類書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廣見聞愈於博弈故次以小說家以上四家皆旁資參考者也二氏外學也故次以釋家道家終焉夫學者研理於經可以正天下之是

非徵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餘皆雜學也然儒家本六藝之支流雖其間依草附木不能免門戶之私而數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與經史旁參其餘雖真僞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卽其不合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爲鑒戒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在博收而慎取之爾

### 集部總敘

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間餘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工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迹其著作率由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編次唐末又刊版印行

事見貫休禪月集序

夫自編則多所愛惜刊版則易



於流傳四部之書別集最雜茲其故歟然典冊高文清辭麗句亦未嘗不高標獨秀挺出鄧林此在翦刈卮言別裁僞體不必以猥濫病也總集之作多由論定而蘭亭金谷悉觴詠於一時下及漢上題襟松陵倡和丹陽集惟錄鄉人篋中集則附登乃弟雖去取僉孚衆議而履霜有漸已爲詩社標榜之先驅其聲氣攀援甚於別集要之浮華易歇公論終明歸然而獨存者文選玉臺新詠以下數十家耳詩文評之作著於齊梁觀同一八病四聲也鍾嶸以求譽不遂巧致譏排劉勰以知遇獨深繼爲推闡詞場恩怨亙古如斯冷齋曲附乎豫章石林隱排乎元祐黨人餘覺報及文章又其已事矣固宜別白存之各核其實至於倚聲末技分派詩歌其閒周柳蘇辛亦遞爭軌轍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輕姑附存以備一格而已大抵門戶構爭之見莫甚

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者聚黨分朋往往禍延宗社操觚之士筆舌相攻則未有不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已與朝廷無預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嚴嵩爲察相而以殺楊繼盛爲稍過當豈其捫心清夜果自謂然亦朋黨旣分勢不兩立故決裂名教而不辭耳至錢謙益列朝詩集更顛倒賢姦彝良泯絕其貽害人心風俗者又豈尠哉今掃除畛域一準至公明以來諸派之中各取其所長而不回護其所短蓋有世道之防焉不僅爲文體計也

文集

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恭進表

臣等奉敕編纂四庫全書告成謹奉表上進者伏以天璣甄度

書林占五緯之祥帝鏡懸光藝苑定千秋之論立綱維於鼇極  
函列雲珠媿刪述於龍蹲契昭虹玉理符心矩絜三古以垂謨  
道叶神樞匯九流而證聖治資鑒古德洽敷文臣等誠歡誠怵  
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神霄九野太清耀東壁之星懸圃三成上  
帝擴西崑之府文章有象翠媯遂吐其天苞繪畫成形白阜肇  
圖其地絡書傳蒼頡初徵雨粟之祥錄授黃神始貯靈蘭之典  
洞庭祕簡稽大禹所深藏柱下叢編付老聃以世守秦操金策  
聖籍雖焚漢理珠囊遺經故在儒生密寶維孔鮒之承家謁者  
旁求見陳農之奉使蚪文以後篇章自是滋多麟閣所儲條目  
於焉漸備杖吹藜火夜讐別錄之編衣染鑪香坐校中經之簿  
王仲寶區其流別定新志之九條阮孝緒撮其叢殘括舊傳之  
五部勘書妙畫世摹展氏之圖捲幔飛仙史載隋宮之蹟唐武



德訖乎天寶鉅軸彌增宋景祐繼以淳熙牙籤再錄南征俘玉  
元遷三館之嚙北極營都明運十艘之積莫不前徵邃古丹壺  
湖合雒之蹤岿發空林青簡狃頻斯之篆西州片札辨點漆於  
將磨南雍殘文檢穿絲於已斷竹編未朽名認師春瓠本猶攜  
橐存班固爬羅纖碎或得諸玉枕石函掇拾畸零均給以螺丸  
麻紙精鏤廣購一篇增十匹之酬華贖重緝三品別兩廂之等  
凡以窮搜放失獵文林辨囿之精互鏡瑕瑜立聖域賢關之訓  
結德輿而輶轄軌順經涂倭學海以沿波源通道篋然而掇餘  
易匱四千卷旣丐殘膏驚廣彌蕪百兩篇更珍贗鼎丹青失實  
或貽誚於王充朱紫相淆孰齊蹤於鄭默甚乃別風淮雨惜奇  
字而偏留或如許綠紉紅踵駁文而莫悟蘭臺度貯多如賄改  
漆經棗板摹傳遂至誤尊閣本故祕書總目鄭夾漈復議校讐

而文苑英華彭叔夏重加辨證從未有重熙累洽斐華懸紫極  
之庭稽古崇儒冊府闢丹宸之館彌綸宙合識大識小之無遺  
榮鏡登閱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模特建寶思周融如今日者也  
欽惟皇帝陛下瑞席蘿圖神凝松棟播威稜於十曲響震靈夔  
洽文德於四溟兆開神鷲帝媯歌詠已題九萬瓊牋臣向編摩  
更緝三千寶牘博收竹素仍沿天祿之名珍比琳瑯永付長恩  
之守乃猶尋端竟委湖支給於詞源緯地經天探精微於義海  
昭陽韶歲特紬翰府之藏永樂遺編俯檢文樓之帙例取諸吳  
興韻海割裂雖多體宏於孟蜀書林蒐羅終富榛楛宜翦命刊  
削其譌言瀝液堪珍敕比排其墜簡焦桐漆斷重膠百衲之琴  
古壘銅斑合鑄九金之鼎復以羽陵蠹剩或有存留宛委藏餘  
不無佚漏十行丹詔徧徵汲古之家七錄緗囊廣啟獻書之路

逸經斷策出自大航雜卦殘篇發從老屋錦帆捩舵孟家東洛  
之船玉軟飛鈴吳氏西齋之軸鱗排玉字多王棨之所未聞筍  
束金繩率張華之所莫識光明繭紙朱題芸帙之名蟠屈鸞章  
紫認槐廳之印紅梨隔院曹司對設於東西青鏤濡香品第詳  
分其甲乙天潢演派光連太史之河卿月澄暉彩接文昌之宿  
總司序錄叨楊億之華資分預校讐列任宏之清秩銀袍應召  
驪雲路以彈冠粉署徵才記仙郎而題柱懷鉛握槧學官願效  
其一長切線割圍博士亦研其九術遂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  
龍墀增置鈔胥競抽豪於虎僕圖與史並陳左右粉本鈎摹隸  
與蚪兼備古今絲痕蠹扁曹連什五各隸屬於寫官工辨窳良  
均稽研於計簿提綱挈領董成者職總監修補闕拾遺覆勘者  
官兼詳定庀器預儲於將作棐几筠簾傳餐徧給於大官珉糜



珠館溫鑪圍炭紋凝鵝鴿之青朗甕涵冰色映玻璃之白花輒  
入直地同兜率天宮蓮炬分行人到瑯嬛福地瓊箱牒送全搜  
騰囊惟蓋之餘芝殿籤排共刊木扇金華之謬程材效技各一  
一而使吹累牘連篇遂多多而益辨香霏辟惡擁書何止百城  
瀋漬隄糜削稟寧惟兩屋譬入衆香之國目眩矚於花光宛遊  
羣玉之峯神愕眙於寶氣豈但鴻都多士駭聞見所未曾實令  
虎觀諸儒辨妍媸而莫決所賴恭承睿鑒提玉尺以量才仰稟  
天裁握銀華而照物初披卷軸共掇零璣卽荷絲綸務礪完璧  
吳澄易翼辨顛倒乎陰陽楊簡詩音斥混淆乎周漢稗官勦說  
刪馬角之荒唐譯史傳聞摘象胥之譌異醮章祈福發凡於劉  
跂之詞語錄參禪示例於齊庶之記固已南車指路陟道岸而  
衢亨北斗旋杓揆文星而度正洎乎羣書大集品雜金沙聖訓

彌彰鑒澄珠礫詰經忌鑿黜錯簡於龜文論史從公溯編年於  
麟筆立言乖體四明之錄必刪贗古誣真五柳之名宜辨七籤  
三藏汰除釋老之編五蠹九奸排斥申韓之術毒深孔雀無容  
校寫其青詞巧謝璇璣未許增添其錦字小山豔曲削香匿脂  
盃之篇金谷新詞刊酒肆歌樓之句凡皆詞臣之奏進誤點丹  
黃一經聖主之品題立分白黑至於銅籤報夜紫殿勤披玉案  
開緘丹毫親詠五家易說歧塗附闢其傳燈四氏書箋餘緒兼  
詳乎括地前車後鑒陳風雅於經筵斜上旁行寓春秋於世本  
廬陵處士特申僭上之防安定門人大著尊王之義王元杰名  
同讞獄爲雲谷之重儻洪咨夔跡類探囊竊玉川之餘瀋四箴  
誤註盜知顏巷之心二佛同稱轉隘尼山之量六經作繪全收  
諸楊甲圖中七緯成編知出自莊周書後五音分配篆文互備

其形聲二史交參奇字各通其假借古香醜醜細辨班書碎腋  
穿連重刊薛史清流肇釁示鑒戒於東林正統明尊存綱常於  
西蜀派沿涑水袁朱之新例兼存俗記扶餘班范之訛傳並訂  
黨碑再勒嗟揖盜而開門權燄彌張嗤教星而替月西湖游蹟  
殊憐野老之藏名北使賓筵深陋詞臣之校射宋鈔僅贖蒐舊  
志於臨安金刻稀聞寶遺文於貞觀或攻或守徒從十鑑之兵  
謀相勝相生未信五行之德運建炎政草愧彼中興至正刑章  
斥其左袒李尊洛學辨道命於天原酈註桑書剖源流於地理  
史腴詳摘有逾漢雋之精經笥懸探更勝曹倉之富至於孔庭  
舊語首定儒宗蔡帳祕文嚴排異說范祖禹之帝學具有淵源  
曾公亮之五經姑存崖略橫戈危堞節取陳規握策靈臺參徵  
蘇頌算窮杪忽九章研鮑翰之藏術雜縱橫十卷稽趙蕤之撰



楚中隱士互權韓柳之評婺郡名賢不廢呂唐之學臚登識記  
衍洪範而原非妄議井田託周官而更誤錢唐遺事深譏首鼠  
於宋元曲洎舊聞微憾操戈於洛蜀絀聰有取旁通方朔之言  
指佞無難慎聽韓非之說陳思書苑列筆陣而成圖馬總意林  
舉詞條而擢秀黃伯思之博洽石墨精研孫逢吉之淹通雲龍  
遙溯多知舊事病歌舞之銷金一洗清波笑詞章之諛墓太平  
御覽徒粉飾乎嘉名困學紀聞偶抨彈其迂論晚唐小史入廚  
盜取乎卮言南宋枝談按鞠深嫌其曲筆十七卷騷人舊製更  
證以草木之名二百年吏部清吟特賞其煙霞之氣兼推韓杜  
續來鳳翥之膠並採郊祁擬以棠華之句文恭著作先歐尹而  
孤行忠肅風裁抗蘇程而角立勤王留守呼北渡者凡三殉節  
侍郎壯南朝者惟一學如和叔原不限以宗朱詩到儀卿乃轉

嫌其入墨讀書祕閣明詹初論古之非從宦金淵賞仇遠耽吟  
之癖楊維禎取其辨統而頌莽則當誅劉宗周閱其完忠而吠  
堯爲可恕凡茲獨斷或稟睿裁懿此同情實孚公義苞千齡而  
建極道出於天綜百氏以歸型言衷諸聖權衡筆削事通乎春  
賞秋刑絜度方圓法本乎乾規坤矩是以儀璘懸耀揆景鳧趨  
鏞棧先鳴聆音麇集鯨鐘方警啟蓬館以晨登鶴籥嚴關焚蘭  
膏以夜繼披文計數盈止於萬七千篇按月程功務得夫四十  
五日裁縫無迹先成綴白之裘傳寫相爭齊炙汗青之竹架羅  
黃卷積盈有似於添籌几擁烏皮刊謬時防其掃葉畢昇活板  
漸看字是排成曾鞏官書已見序稱校上加以乾行至健七旬  
之念典彌勤離照無遺一字之裛譏恆審梁駟練士庚郵遞初  
寫之函雲輅巡方乙夜展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戒玉楮之遲雕

數萬數千摘金根之屢誤坤原爲釜兼搜刊板之訛芋或作羊  
細檢鈔書之謬毫釐不漏戩旁添待補之戈塗駐必嚴羅上辨  
續加之罔削除不盡時飭以妄下雌黃輪郭空存常指其竟同  
曳白明周織芥共欽睿照無遺報乏微涓彌覺愧心生奮若夫  
考勤校惰督課雖詳荷寵邀榮恩慈實渥風雲得路先登或列  
於九官雨露均滋中考亦賜以一級柏梁聯句聽鳳律之新聲  
芸署題名踵麟臺之故事墨勻蝶翅祖帖雙鉤帙簇龍紋天書  
五色猩毛擢穎膩魚子之華牋龍尾雕紋融麝煤之芳氣銀罌  
翠管細縈百和之香錦段香羅交映五明之扇繡囊委佩鍵貯  
朱提珍毳豐茸帕裁白氎雕盤列釘果分西域之甘華俎嘗新  
瓜勝東陵之種自天宣賜多非夢寐所期無地酬恩惟以文章  
爲報周賅始末擬勒長編別採英華先爲縮本曩長庚之紀歲



慶叶嵩呼屬太乙之占祥象符奎聚八年敬繕挹古今四庫之  
精兩部分儲合大小二山之數惟全書之浩博實括羣言合衆  
手以經營倏逾數載香薰蘭櫝方粗就而未終閣聳雲楣已先  
成以有待文河疏瀹初如江別爲三筆海朝宗繼乃瀆增以四  
望洋無際慮創始之爲難登岸有期幸觀成之可冀較刪繁之  
別帙又閱兩年勒總彙之鴻裁已盈一部插籤分帙次按乎甲  
乙丙丁列架臚函色別其赤青白黑經崇世教貴實徵而賤虛  
談史繫人心削誣詞而存公論選諸子百家之粹博收而不悖  
聖賢懲十人九集之非嚴汰而盜拘門戶上沿虞夏咸挹海以  
求珠下采元明各披沙而見寶六千篋璋分圭合延閣儲珍二  
百卷部次州居崇文列目釋名訓義因李肇之解題考異參同  
近歐陽之集古事稽其實循文防誤於樹萱詞取其詳求益非

同於買菜人無全美比量其尺短寸長語或微疵辨白其玉瑕  
珠類一經採錄眞同鯉上龍門附載姓名亦使蠅隨驥尾元元  
本本總歸聖主之持衡是是非非盡掃迂儒之膠柱至其盈箱  
積案或汗漫而難尋復以提要鉤元期簡明而易覽譬諸典謨  
紀事別行小序之一篇類乎金石成書先列諸碑之十卷分綱  
列目見義例之有條按籍披圖信源流之大備水四瀛而山五  
岳侔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蓋非常之制作天如  
留待於今而希有之遭逢人乃躬當其盛叨司校錄實忝光榮  
臣等功謝囊螢識同闕豹鑽研文字未能脈望之逢仙延緩歲  
時僅類鞠通之食墨仰蒙訓示得聞六藝之源曲荷寬容許假  
十年之限百夫決拾望學的而知歸一簣成山營書巖而幸就  
欣陳寶笈對軒鏡之澄光恭進瑤階同義圖之永寶從此依模

范狀若疊矩而重規因之循軌知途益輕車而熟路先難後易  
一隅可得而反三謀始圖終百里勉行乎半九精心刊誤八行  
細檢朱絲協力鳩工萬指齊磨烏玉連綿告歲竚看四奏天間  
迅速先期不待六更歲籥人文成化帝機運經緯之功皇極敷  
言王路示會歸之準觚稜雲構鬼裁乎銀榜璇題方策星羅珍  
貴乎金膏水碧曰淵曰源曰津曰溯長流萬古之江河紀世紀  
運紀會紀元恆耀九霄之日月並五經以垂訓道通乎丹書綠  
字之先合六幕以同文治超於元律蒼牙之上臣等無任瞻天  
仰聖踴躍歡忭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周易義象合纂序

古今說五經者惟易最夥亦惟易最多歧非惟象數義理各明  
一義也旁及鑪火導引樂律星厓以及六壬禽遁風角之屬皆



可引易以爲解卽皆可引以解易蓋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故隨舉一說而皆通也要其大端而論則象數歧而三一田孟之易一京焦之易一陳邵之易也義理亦歧而三一王弼之易一胡瑗之易一李光楊萬里之易也京焦之占候流爲怪妄而不經陳邵之圖書流爲支離而無用王弼之清言流爲楊簡王宗傳輩至以狂禪亂聖典其足以發揮精義垂訓後人者漢儒之主象宋儒之主理主事三派焉而已顧論甘者忌辛是丹者非素斷斷相爭各立門戶垂五六百年於茲余嘗與戴東原周書昌言譬一水也農家以爲宜灌溉舟子以爲宜往來形家以爲宜砂穴兵家以爲宜扼拒遊覽者以爲宜眺賞品茶者以爲宜茶莽泝澗統者以爲利澣濯各得所求各適其用而水則一也譬一都會也可自南門入可自北門入可自東門入可自西門入

各從其所近之途各以爲便而都會則一也易之理何獨不然東坡廬山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通此意以解易則易無門戶矣紛紛互詰非仁智自生妄見乎德州李君東圃於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易積平生之力成周易義象合纂一書需次京師時出示余余未展卷指其題籤語之曰書名四字見大凡矣君此書必持其平也君去後燈下讀之果於漢學宋學兩無所偏好亦兩無所偏惡息心微氣考古證今惟求合乎象之自然理之當然而後已而進退存亡之節亦卽經緯其中所謂主象主理主事者是實兼之謂非說易之正宗可乎余嚮纂四庫全書作經部詩類小序曰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出爾反爾勢於何極安得如君者數十輩與校定四庫之

籍也

黎君易註序

漢易言象數宋易言理舊有斯言其殆循聲而附和歟夫天地網緼是函元氣氣有屈伸往來於是乎生數數有奇偶錯綜於是乎成象此象數所由起也然屈伸往來奇偶錯綜皆理之所寓而所以屈伸往來所以奇偶錯綜者亦皆理之不得行故理其自然數其必然象其當然一以貫之者也漢易言象數不能離存亡進退非理而何宋易言理不能離乘承比應非象數而何而顧曰言理則棄象數言象數則棄理豈通論哉余校定祕書二十餘年所見經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濫大抵漢易一派其善者必由象數以求理或舍理者必流爲雜學宋易一派其善者必由理以知象數或舍象數者必流爲異學其弊一由



爭門戶一由驚新奇一由一知半解沾沾自喜而不知易道之  
廣大紛紜膠鞮遂曼衍而日增殊不知易之作也本推天道以  
明人事故六十四卦之大象皆有君子以字而三百八十四爻  
亦皆吉凶悔吝爲言是爲百姓日用作非爲一二上智密傳微  
妙也是爲明是非決疑惑作非爲讖緯祲祥預使前知也故其  
書至繁至賾至精至深而一一皆切於事既切於事卽一一皆  
可推以理理之自然者明則數之必然象之當然剗然解矣又  
何必曰此彼法此我法此古義此新義哉乾隆甲寅魏子以其  
鄉黎君所註周易相質余展卷見其自序曰易之大綱曰象曰  
數曰理象數不衷於理非易之象易之數也理不合於象數不  
能得易之理也由象數以通理憑理以參象數而幽遠繁賾俱  
不越耳目之前矣云云喜其洞見本原知其必能疏通經義因

退食餘暇反覆紬繹其言於先儒舊詁不苟異亦不苟同沈思  
研悅務使愜己之心併愜人人之心以上求四聖之心蓋無一  
字不經意而又未嘗參以一毫之私意故所論皆篤實明顯使  
下學有徑可循而高明之士亦殫思而弗能過好學深思心知  
其意其是之謂乎余前歲得德州李君所註易喜其裁斷羣言  
妙有獨契今復得黎君是書參互以觀如驂有靳豈非聖代崇  
文表章古訓斯響然應連而生歟摩挲老眼喜見經籍之道昌  
故旣爲李君作序亦率書數行於黎君之卷端

爾世詩序補義序

余於癸巳受詔校祕書碑十年之力始勒爲總目二百卷進呈  
乙覽以聖人之志藉經以存儒者之學研經爲本故經部尤纖  
毫不敢苟凡易之象數義理書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傳廢傳

禮之王鄭異同皆別白而定一尊以諸雜說爲之輔惟詩則託始小序附以辨說以著爭端所自起終以范蘅洲之詩潘姜白巖之詩序補義顧古湫之虞東學詩非徒以時代先後次序應爾也蓋詩之搆爭久矣王肅首起而駁鄭王基遂踵而難王孫毓復申王說鄭統又明鄭義其書今並不傳其逸文散見諸書者已紛紜轆轤矣至宋而廬陵穎濱小立異同未顯攻也鄭樵始發難端而朱子和之是爲新學范處義力崇舊說而呂祖謙嚴粲等遙應之是爲古學於是尊序廢序爲不可破之門戶兩派之中遂橫決而旁溢一爲王質詩總聞之派主於冥思力索翻空出奇是新學之變本加厲者也一爲何楷詩世本古義之派主於論世知人穿鑿附會是古學之逐影失形者也其閒互有短長不能偏廢故朋黨互軋未有已時余作詩類總序有曰



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今以范氏之書持王何兩派之平以姜氏顧氏之書持小序集傳之平六七百年朋黨之習舍是非而爭勝負者其庶幾少息矣乎顧氏書已有刊本范氏姜氏之書均無力付梨棗今白巖之孫能世其家學念先人著作得登石渠天祿之藏而不能徧播於海內將南歸拮据謀剗劂乞序於余余謂是書四庫總目已著錄無庸爲牀上之牀惟著其以近時著作得爲千古經師殿則說詩之正脈在是書可知矣獨范氏之書僅副本貯翰林院庫卷帙繁重無傳寫者聞其子孫尙頗讀書儻亦能如姜君之表章先德乎余老矣拭目望之

考工記圖序

戴君東原始爲考工記作圖也圖後附以己說而無註乾隆己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戴君乃爲余刪取先後鄭註而自定其說以爲補註又越半載書成仍名曰考工記圖從其始也戴君語余曰昔丁卯戊辰閒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歎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矣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爲漢已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尙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自以爲恐成書太早而獨於考工記則曰是亞於經也者考證雖難要得其詳則止矣余以戴君之說與昔儒舊訓參互校覈轂末之軛明其當作軒不得與與人之軛鞮二名溷淆今字畫並軒字無之車人徹

廣六尺以鬲長車廣當相等兩轅之間六尺旁加輻內六寸輻  
廣三寸綆寸合左右凡二尺則大車之徹亦八尺字譌八爲六  
弓人膠三銜一弓之膠不得過兩有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  
正其當爲三銜此皆記文之誤漢儒已莫之是正者後鄭謂軫  
輿後橫木戴君乃曰輶人言軫閒左右名軫之證也加軫與轆  
弓長庇軫軫方象地前後左右通名軫之證也輶人任正衡任  
鄭以當軌與衡而謂軌爲輿下三面材輶式之所樹戴君乃曰  
此爲下當免圍軸圍發其意也若輶式之所樹宜記於輿人今  
輶人爲之殆非也鄭以戈胡句倨外博爲胡上下戴君曰此不  
宜與已倨已句字義有異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及東萊稱證  
緩銜數同戴君乃曰緩之假借字作皖銜之假借字史記作率  
漢書作選伏生尙書大傳作饌數小大相縣合爲一未然也戟



刺長短無文鄭氏旣未及賈公彥云蓋與胡同六寸戴君則曰  
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名刺與枝出之援同長七寸有寸半  
刺連內爲一直刃通長尺有二寸猶夫戈之直刃通長尺有二  
寸也桃氏爲劍中其莖設其後鄭訓設爲大謂從中已後稍大  
之戴君曰不當與設其旋設其羽之屬異義後謂劍環在人所  
握之下故名後與劍首對稱矣鍾之鉦閒無文鄭以爲與鼓閒  
六等而合舞廣四爲鍾長十六戴君乃曰鍾自銑至鉦自鉦至  
舞斂網以二準諸句股法銑閒八鉦閒亦八是爲鍾長十六舞  
者其上覆修六廣四蓋鍾羨之度不當在鍾長之數玉案以承  
棗栗莫詳其制戴君引柎禁及漢小方案定其有四周而局足  
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鄭皆訓之爲掉戴君讀彈如死  
蠶之蠶轉掉也蝟搖掉也其所以補正鄭氏註者精審類如此

他若因嘉量論黃鐘少宮因玉人土圭匠人爲規識景論地與  
天體相應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之理辯天子諸侯之宮三朝三  
門宗廟社稷所在詳明堂个與夾室之制申井田溝洫之法觸  
事廣義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禮樂之器昭然復見於今茲是  
書之爲治經所取益固鉅然戴君不喜馳騁其辭但存所是文  
略又於駟人龍旂鳥旟之屬梓人筮虞車人大車羊車之等圖  
不具其言曰思而可得者微見其端要留以待成學治古文者  
之致思可也斯誠得論著之體矣余獨慮守章句之儒不知引  
伸膠執舊聞沾沾然動其喙也是以論其大指以爲之序首

### 六書分類序

周禮六書皆古文也許叔重援以說小篆義相通爾然叔重所  
載古籀纔百分之一二其偏旁點畫乃不盡可以六書推蓋漢

時所存亦僅矣。唐以來嗜古之士，搜剔金石，掇拾殘賸，字始漸多。其書亦不槩見，所可見者，郭忠恕《汗簡》所引八十一種而已。顧忠恕以古文偏旁區爲部分，端緒頗不易尋。夏竦取忠恕所輯，仿徐鍇《說文韻譜》作古文四聲韻，以韻分字，以隸領篆，較爲易檢。故後來撰錄體例，相沿其歧，而別出者，宋戴侗《六書故》、強分門目，多不精核。元楊恆《六書統變例》，橫生紛紜，膠轕明魏校《六書精蘊》。杜撰支離，自我作古，益不可爲訓。汝盜傳《菴先生病諸家撰著之蕪雜》，乃排纂古篆，用夏氏之例，領以隸書，卽以隸書偏旁分部，俾絲牽繩貫，若網在綱，其門目一宗。御定《康熙字典》遵聖代同文之制也。其字博採諸書，各註所出，示有徵也。閒附考註，別疑似也。晚出別體，存而不刪，取其備也。傳寫異同，因而不改，闕所疑也。蓋積平生之力，歷久而後成。編先生歿子



孫珍惜不輕以示人今歲先生之曾孫韓城大令清渠謀付剞劂以公於世會以報最至京師介孫編修淵如求序於余余謂是書有二善焉夫古文改小篆小篆改隸書雖輾轉相因實各爲一體譬諸父子祖孫一脈遞承而形貌有似有不似不能強之使同也戴氏明說作篆書正古籀小篆溷淆不分安在其能正也是書小篆古篆各分註不戾於古矣張有作復古編援據說文訂正小篆不以改隸書也周伯琦作六書正譌已稍穿鑿亦未以古籀改小篆也黃氏諫作從古正文皆以小篆改隸書魏校變本加厲更以古籀改小篆奇形異態至不可識是豈可使百官治萬民察耶是書兼列諸體惟人所擇可行於今矣然則先生所纂雖多述舊文而體例謹嚴具有條理學者從此沿流以得源因同而考異匪惟篆刻之模範抑亦小學之門徑矣

清信齋集卷八  
三  
較諸諧俗而陋不諧俗而務行怪者相去豈止逕庭哉先生諱世堯字賓石康熙己未嘗以博學鴻詞薦後以選貢官延津教諭遷四川資縣知縣乞養歸閉門著述卓然成一家言是書其一也亦足以見一斑矣

沈氏四聲考自序

韻書迄今蓋數變矣陋者類稱沈約好古之士則據陸法言切韻以爭之夫切韻變爲唐韻唐韻變爲廣韻廣韻變爲集韻集韻別爲禮部韻別爲毛氏劉氏韻劉氏韻別爲黃氏陰氏韻一百六部是爲今韻指以沈約其謬固也而以二百六部尊陸法言爲鼻祖母乃亦未究其源乎法言之書實竊據沈約而作者也約書雖唐代已亡今不可見然儒者著書立說將使天下之從我必先自信之篤自守之堅而後人信吾說而守吾法約旣

執聲病繩人則約之文章必不自亂其例所用四聲卽其譜也  
今取其有韻之文州分部居而考之平聲得四十一部不合切  
韻者纔一二仄聲得七十五部不合切韻者無一焉陸氏所作  
豈非竊據沈譜而稍爲筆削者乎其敘歷述呂靜夏侯該楊休  
之周思言李季節杜臺卿等獨不及約約書隋志著錄開皇閒  
不應遂亡同時撰集之顏之推又生長梁朝不應不見知法言  
諱所自來不欲著之也迨約書旣亡無從考證法言書孤行唐  
代遂掩其名中間屢有改修又頗爲諸家所亂彌失其真幸而  
增刪改併皆有蹤跡可尋約詩文傳世亦多尙可排比求之得  
其梗概因略爲考訂編成二卷名曰沈氏四聲考一以明音學  
之所自一以俾指陰氏韻府爲沈韻者得識其真焉

又後序



或曰休文之爲四聲譜也安知不臚列句圖標舉音律如曲譜之宮調工尺然曰然則當與摯虞流別劉勰雕龍並列矣隋志入之小學家知其非也切韻唐韻廣韻皆五卷類不下二三萬言休文譜旣爲韻書顧減至一卷何也曰不聞顏氏家訓之說乎休文論文章當從三易易識字居其一焉其書不過收常用之字而隱僻者不與且無註故簡也李延壽謂約所爲賦多乖聲韻何也曰聲韻之學言人人殊者也延壽之詬沈氏不猶李涪之詬陸氏耶此但考沈氏一家之學至其學之當否別自有說非所論也二百六部之名目次序果盡出沈氏耶曰名目吾不得而知也韻之分部則有押韻之可考部之相次則有同用者之類從中間雖不無後人之所亂然從委窮源則廣韻本唐韻唐韻本切韻切韻本四聲吾說信而有徵也韻書備矣區區

殘編斷簡鉤索古人之遺文又不足給後人之用何爲者耶曰  
食其末不可不知其本因吾書而考見今韻之由來不至揣骨  
聽聲自生妄見以決裂古人之成法則吾書不爲無補如實求  
有益於世則四庫所藏不切日用者百分計之九十分而強矣  
於吾書何詰焉

史通削繁自序

史之有例其必與史俱興矣沮誦以來荒遠莫考簡策記載之  
法惟散見於左氏書說者以爲周公之典也馬班而降體益變  
文益繁例亦益增其間得失是非遂遞相倚撫而不已劉子玄  
激於時論發憤著書於是乎史通作焉夫春秋之義以例而隱  
先儒論之詳矣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事變靡窮紀載異致乃一  
一設例以限之不已隘乎然聖人之筆削如化工之肖物執方

隅之見以窺之自愈穿鑿而愈晦蝕文士之紀錄則如匠氏之制器無規矩準繩以絜之淫巧偁錯勢將百出而不止故說經不可有例而撰史不可無例劉氏之書誠載筆之圭臬也顧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盡故其抉摘精當之處足使龍門失步蘭臺變色而偏駁太甚支蔓弗翦者亦往往有之使後人病其蕪雜罕能卒業併其微言精義亦不甚傳則不善用長之過也註其書者凡數家互有短長浦氏本最爲後出雖輕改舊文是其所短而銓釋較爲明備偶以暇日卽其本細加評閱以授兒輩所取者記以朱筆其紕繆者以綠筆點之其冗漫者又別以紫筆點之除二色筆所點外排比其文尙皆相屬因鈔爲一帙命曰史通削繁核其菁華亦大略備於是矣昔郭象註莊子書蓋多刪節凡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所引而今本不載者皆象



所芟棄者也例出先民匪我作古博雅君子諒不駮之

書毛氏重刊說文後

自李燾說文五音韻譜行於世而說文舊本遂微流俗不考或誤稱爲徐鉉所校許慎書琴川毛氏始得舊本重刊之世病其不便檢閱亦不甚行其板近日遂散失然好古之士固寶貴不置也此書爲字學之祖前人論其得失甚具其相承增改之故徐鉉所記亦甚詳惟書中古文籀文李燾據林罕之說指爲晉愷合呂忱所增入其論頗疎考慎自序云今敍篆文合以古籀其語甚明又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其數亦具在則罕所稱呂忱字林多補許氏遺闕者特廣收說文未收字耳非增入說文也字林今雖不傳然如廣韻一東韻炯字從字四江韻噉字之類注云出字林者皆說文所不載是其明

證燾蓋考之未詳也

書明人重刊廣韻後

廣韻五卷明時內府所刊行顧亭林重刊於淮安者卽此本也  
大體與張氏所刊宋本廣韻相類惟獨弁以孫愐唐韻序及二  
十文二十一殷各注獨用爲不同考唐人諸集以殷韻字少不  
能成詩往往附入眞諄臻如杜甫東山草堂詩李商隱五松驛  
詩不一而足然絕無與文通者說文所載唐韻反切殷字作於  
身切欣字作許巾切直用眞諄臻中字爲切腳可知殷不通文  
猶是唐人部分且殷字爲宋廟諱故殷芸改稱商芸殷文圭改  
稱湯文圭其餘宋韻存於今者無不改爲二十一欣此本猶標  
殷字必非宋書故余跋張本廣韻頗以切韻唐韻宋時皆名廣  
韻疑此本卽孫愐書雖無確證然孫愐以後陳彭年以前修廣

韻者猶有嚴寶文等三家斷以殷之一字決爲未經重修之本則似可據也注文相同蓋卽丁度所譏多用舊文者彭年等所修玉篇較舊文亦無大增損可以互證其文似經刪削朱竹垞謂明代中涓爲之然考東字下張本注曰舜七友有東不訾此本誤作舜之後有東不訾黃公紹韻會所引乃同此本則此本元時已然不必出自明代中涓矣緣二本並行頗滋疑惑故略爲考證書之卷末

書張氏重刊廣韻後

廣韻定於宋旣而宋祁等議其有誤科試終宋之世廢不行其得存於今者幸也此本爲吳郡張氏所翻雕書中已缺欽宗諱蓋南宋槧本陳氏書錄解題曰廣韻五卷中興書目言不知作者按國史志有重修廣韻景祐集韻亦稱眞宗令陳彭年邱雍



等因陸法言韻就爲刊益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勅牒以大宋  
重修廣韻爲名然則卽彭年等所修也據其所言與此本正合  
注頗冗雜故丁度集韻稱彭年雍等所定多用舊文繁略失當  
又譏其一字之左兼載他切旣不該盡徒釀細文姓望之出廣  
陳名系旣乖字訓復類譜牒潘次耕序乃以注文繁複爲可貴  
過矣別有明時刊本大體略同惟二十文二十一殷各注獨用  
與此本異考唐志宋志皆稱陸法言廣韻五卷則切韻改稱廣  
韻已在宋前此本不曰新修而曰重修明先有廣韻也明時所  
刊疑爲未經重修之舊本故殷不改欣直犯廟諱文不通殷唐  
時部分未移又晁氏讀書志曰廣韻五卷隋陸法言撰其後唐  
孫愐加字前有法言長孫訥言孫愐三序則當日唐韻亦兼廣  
韻之稱愐書雖不傳然徐鉉校說文解字注中反切明言用愐

舊音今考其九千三百餘字之中與廣韻異者纔數處知唐韻廣韻相去無多多用舊文良非虛語又疑明時所刊乃取孫氏之書而節刪其注文其獨冠以唐韻之序未必無所受之也西河毛氏常以二本互異議廣韻之不足憑因爲考列諸書附識於左

明內府所刊廣韻注文頗略竹垞以爲中涓欲均其字數故削其文乾隆癸巳余在書局見官庫所藏至元乙未小字刊本與明內府所刊一字不異乃知中涓刪削之說出於竹垞之臆撰次耕謂歷代增修雖有切韻唐韻廣韻之異而部分無改唐宋用以取士謂之官韻說亦未然考封演見聞記唐代場屋用陸法言切韻其通用獨用乃許敬宗所定無遵用孫愐之明文宋則以禮部韻略試士今其書尙存廣韻集韻均未用之於科

清儒學案卷八  
三  
舉又東軒筆錄稱賈昌朝奏改併窄韻十三部許舉子附近通  
用是宋韻部分亦與唐殊均爲考之未審也丙午七月二十四  
日偶閱舊題因疏所未及於此

禮部韻略後

禮部韻略宋人科試官韻也亦曰省韻亦曰監韻晁公武郡齋  
讀書志曰禮部韻略五卷皇朝丁度等撰元祐中孫諤蘇軾再  
加詳定今考下平聲併嚴於鹽添併凡於咸銜全用集韻之例  
信出度手又郭守正校正條例稱紹興中省韻載三十六桓此  
本已避諱作歡蓋景定中重刊補注之所改非有二本也收字  
頗狹然應用者已略備注亦簡明蓋其時慎重科試雖增添一  
字亦必奉詔詳定而後入且注明續降補遺不混本書故其書  
謹嚴不支蔓較諸韻爲善本云



此書宋代行之最久莫敢出入雖通用獨用之例視唐人稍殊然部分未亂猶可稽考毛晃增韻始倡爲支微魚虞當合麻馬禡車寫借當分之論劉淵所定王子新刊禮部韻略遂盡廢二百六韻之部分併爲一百有七古來文殷鹽添咸銜嚴凡之界限遂不可復見世俗樂其簡易承用至今村塾荒倉且有堅信爲沈約書者道聽塗說不可復正幸而此書尙存得以考淵併省之所自則其有關於韻學亦不在廣韻下也

與余存吾太史書

承示戴東原事略具見表章古學之深心所舉著書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惟中有一條略須商推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主昀家前後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昀爲弁陋頗相質證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獨聲韻考一編東原計昀必異論竟不謀而付

刻刻成昫乃見之遂爲平生之遺憾蓋東原研究古義務求精核於諸家無所偏主其堅持成見者則在不使外國之學勝中國不使後人之學勝古人故於等韻之學以孫炎反切爲鼻祖而排斥神珙反紐爲元和以後之說夫神珙爲元和中人固無疑義然隋書經籍志明載梵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實在孫炎以前百餘年且志爲唐人所撰遠有端緒非宋以後臆揣者比安得以等韻之學歸諸神珙反謂爲孫炎之末派旁支哉東原博極羣書此條不應不見昫嘗舉此條詰東原東原亦不應不記而刻是書時仍諱而不言務伸己說遂類西河毛氏之所爲是亦通人之一蔽也若姑置此書不言而括其與江慎修論古音者爲一條則東原平生著作遂粹然無瑕似亦愛人以德之一端昫於東原交不薄嘗自恨當

時不能與力爭失朋友規過之義故今日特布腹心於左右祈  
刊改此條勿彰其短以盡平生相與之情芻蕘之言是否可採  
惟高明詳裁之

附錄

先生生有異稟夜坐暗室目閃閃如電光不燭見物知識漸開  
光亦斂矣乾隆己卯年二十四領順天鄉試解額初闈中擬朱  
文正首卷以先生二場表儷語冠時乃定第一而文正亞之時  
阿文勤劉文正與試事榜發皆以得人賀二公復命遂以上聞  
先生與文正皆早受特達之知職此故也

先生  
事略

先生總纂四庫全書與陸副憲錫熊陸費侍郎墀同事而先生  
實綜其成縮書局凡十有三年體例皆其所定

同上

四庫全書告成進呈先生撰表條分縷晰纖悉具備同館莫不



歎服總其事者復令陸耳山副憲吳稷堂學士合撰一表而屬  
先生代爲潤色改就終不愜意仍索原表書兩人銜名以進高  
宗謂此表必係紀某所撰遂特加賞一分咸驚睿照之如神也

劉權  
之跋

先生集中多進奉文字嘉慶三年臨雍講學撰進化源論言治  
統道統之合一九年臨幸翰林院撰進端本化源論言文爲治

本皆闡明經義皇皇鉅製足光盛典

文集

先生於書無所不通一生精力備注於四庫提要及目錄不復  
自爲撰著謂今人所見狹偶有一得輒自矜獲而不知皆古人  
所已言或爲其所已闢故不輕著書其所欲言悉於四庫書發  
之而惟以覺世之心自託於小說稗官之列其感人爲易入所

著閱微草堂筆記中多見道之言

先正  
事略

獻縣弟子

邵先生瑛

邵瑛字瑤圃餘姚人乾隆甲辰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嘉慶初以事降調改官內閣中書戊午典湖北鄉試後假歸不復出遂深經術嘗以杜氏預所著左傳集解凡諸疑義隋劉氏炫曾作規過一書以糾正之而唐孔氏穎達所作正義則又左袒杜氏於劉說每加駁辨因著劉炫規杜持平六卷攷其得失以釋兩家之紛又以說文之字可考正十三經及逸周書大戴禮國語沿襲俗字之謬成說文羣經正字二十八卷頗有裨於小學

傳

劉炫規杜持平自序

左傳自杜氏集劉子駿賈景伯許惠卿穎子嚴之註題曰經傳

集解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棄經從傳先儒集羣矢焉故自杜而後南朝則崔靈恩著左氏條議以難杜北朝則張沖著春秋義略異于杜氏者七十餘事衛冀隆精服氏學難杜六十三事至劉光伯隋世大儒隋志記其撰左傳述義四十卷孔沖遠作正義據以爲本見於自敘今亦無從別識獨其規過唐志作三卷者孔氏一一標出而概以爲非毋亦袒杜之過與余幼承庭訓授讀是經蓄疑者久矣壬戌之秋將乞假旋里謁河閒紀文達公于邸第公意若重有所託者瑛敬進而請之慨然曰當日編纂四庫嘗欲作規杜持平一書以釋兩家之紛今老矣有志未逮惟汝同志其爲我成之瑛謹誌之不敢忘其時方殫力於說文爲羣經正字之學猝猝未暇旁及迨脫稿而余年已七十有四矣精力日益衰幾何不負師命也幸天假餘年猶可力疾



從事經始於甲戌之冬閱十有五月而書成顧以炳燭之明又苦索居之久其去于負師命者又幾何也噫是非誰折提命如新安得起九京而執經問難也夫

獻縣交游

王先生鳴盛

別爲西莊學案

戴先生震

別爲東原學案

王先生昶

別爲春融學案

王先生杰

別見臨桂學案

錢先生大昕

別爲潛研學案

朱先生筠

別爲大興二朱學案

朱先生珪

別爲大興二朱學案

翁先生方綱

別爲蘇齋學案

邵先生晉涵

別爲南江學案

彭先生元瑞

彭元瑞字掌仍號雲楣南昌人乾隆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降補禮部侍郎復遷工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嘉慶八年以久病請解職仍留充實錄館總裁未幾卒年七十有三贈協辦大學士諡文勤先生博通羣籍入翰林後直南書房垂四十年以文字受知兩朝天才敏贍與紀文達同有才人之目先後奉敕編纂祕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西清續鑑天祿琳瑯書目續編皆手定凡例詳審精核嘗以太學石刻十三經命爲校勘因據欽定御纂諸本及內府所藏宋元舊刻以訂監本之譌刊石旣竟復仿唐張參五經文字例別撰石經考文提要十三卷正誤補脫論者爲有功於經學撰五代

史記補注未竟付弟子劉侍郎鳳誥續成之凡七十四卷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參諸書之文以訂譌異傳所有之事以詳委曲傳所無之事以補闕遺傳所有之人以核生平傳所無之人以徵同類皆本裴松之注三國志遺意而以書注書不以己意

增損一字則視裴注之任意去取者尤為難能焉他所著有宋

四六話十二卷策問存課二卷知聖道齋讀書跋尾二卷恩餘

堂經進初稟十二卷續稟二十二卷三稟十一卷

許宗彥跋 五代史記注劉鳳誥識語

### 五代史記注例

歐陽公作五代史記書法學春秋文章學司馬遷自晉書以下十六代未能或之先也後之論者每議其略於唐宋之際典章制度因革損益闕焉不詳多議作注以補之而卒無成書予以



謂有注而以所取者校之所去者而後知公史法之精嚴裴松之爲陳承祚功臣豈虛語哉

一全採薛居正五代史前人注歐史無成書者以薛史久佚也

薛史自金章宗朝不立學官日就散失今幸欽定四庫全書以

永樂大典所收薈輯成之其中大典原闕者十之一二而已七

百年來遺籍復出今悉採不遺一字匪惟注歐亦以存薛

本紀以年

月分次

列傳以事分次

薛有歐無之傳有家世者從其先

歐史有名者

從其人無名者或以事相比或以人品相比亦三

國志注例也

薛史十志附於歐史卷外大書而以

宅書作注歐考所及仍入歐注亦後漢書補志例也

一全採五代會要昔鄭漁仲病作史無志譏歐史者亦以二考

太略考五代體制全在會要一書舊惟傳鈔訛脫之本今幸武

英殿官本棗布悉取不遺一字真足補歐未逮矣

實事分注紀傳歐所已

及仍入歐注

歐所

未及仍入薛志注

一詳採冊府元龜是書例取正史其時無歐史所引皆薛史也

故詳之新輯薛史所無及有而其文不同者仍採之餘不複收

一詳採資治通鑑是書徵引極博不盡薛歐二史故詳之考異及胡

身之注所引多久佚之書逐條刺入與薛歐二史文同者不複收

一所採書以宋為斷如陳霆唐餘紀傳吳志伊十國春秋雖有專書不行採入

一採別史新舊兩唐書宋遼二史同列學官不行採入五代史闕文五代史補五代春秋五代史纂誤全行採入

通鑑唐鑑契丹國志隆平集東都事略九朝編年備要續編長編太平治蹟統類宋朝事實類苑諸書俱採入

一採霸史十國世家未為詳備今幸遺籍多存如九國志五國故事三楚新錄馬令陸游兩南唐書江表志江南野

史江南別錄江南餘載江淮異人錄南唐近事續錦里者舊傳蜀檣机吳越備史家王故事之類詳為採入

一採傳記小說五代當時人所撰惟摭言北夢瑣言釣磯立談三種其自唐末至宋代人說部內所紀自數十

百條至一二條悉行採入

一採輿地書宋人輿地書如九域志輿地廣記太平寰宇記方輿勝覽景定建康志咸淳臨安志淳熙三山志吳

郡志之類  
悉行刺取

一採類書

正如玉海文獻通考大如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繁如  
事文類聚錦繡萬花谷小如海錄碎事清異錄之類

零縑斷壁  
皆在所取

一採文章

唐末人至五代尚存者集惟韓偓司空圖羅隱黃滔  
章莊杜光庭貫休齊己未佚中多可採 唐文粹文

苑英華宋文鑑及宋一代人文集碑傳議論但及五  
代者採之

金石尚存志乘所載文字採之更可寶

一書名

薛曰五代史歐曰五  
代史記各仍其名

一卷數

歐書七十四卷悉仍其舊注太浩繁  
者每卷分子卷如續通鑑長編之例

### 附錄

姚伯昂曰太學石經凡一百九十碑為江南拙老人蔣衡書乾

隆五十七年始勒石彭文勤司校讐金司空簡司工五十九年

幸避暑山莊文勤不隨扈命每晨至乾清宮徧校內府所弄宋

刻各本考其同異著為一書名曰乾隆御定石經考文提要凡



蔣書不合於古者俱改正之碑成文勤面奏石經將垂訓萬世  
只臣與金簡二人列後銜不足取信因加派和相國珅王文端  
杰爲總裁董文恭誥劉文清墉及金司空彭文勤爲副金司空  
士松沈司農初阮制軍元瑚太宰圖禮那太宰彥成隨同校勘  
獨文勤得邀宮銜並命仿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例每經勒考文  
提要於後和相國嫉焉毀提要不善併言非天子不考文議文  
勤罪高廟云彭元瑞本以乾隆御定石經加其上何得目爲私  
書和乃令人作考文提要舉正分訓詁偏旁諧聲三門以爲己  
作也以進又訾提要多不合坊本不便士子請飭禁銷毀命彭  
某不得私藏高廟歎曰留爲後人聚訟之端亦無不可其事乃  
寢和乃密令人將碑字從古者盡挖改之而考文提要亦不果  
刊嘉慶八年文勤奏請詳加察覈仁宗命董文恭紀文達朱文

正戴文端那太宰查對但將碑字之草率漏畫略加修補而已  
阮制軍撫浙江始以考文提要屬門下士許進士紹京刊刻焉

竹葉亭  
雜記

劉金門曰歐陽公五代史記故尙書彭文勤公爲之補注公嘗  
語鳳誥自年十九卽有志注是書隨事摭緝積有歲月爲史官  
日獲詳摯中祕爲江浙學使徧訪諸藏弄家舊本閱朱竹垞爲  
徐章仲史注序矜許甚至多方購得之僅帝紀十二卷且五年  
速成其疏略可知朱又云年三十欲注是書引鍾廣漢爲助歸  
田檢舊橐大半壁魚穴鼠所齧五十年心事付之永歎嘻事之  
難也公自乾隆癸卯以後總裁史館者二十年治官撰書無虛  
日閒以勉鳳誥曰文章學問各有淵源吾鄉前哲朱文端公名  
蘇公之名裘文達公名歐公之名其所自待者如彼文達尤究

歐陽史學以官事劇弗遑數以責予予今又劇矣願以休沐餘  
晷出所詮釋爲予排比而次第之吾儕幸逢聖天子右文極盛  
其以今所補薛文惠五代史原文爲注歐因以存薛之本其諸  
書取材一以宋人爲斷又錢曉徵少詹事近寄五代時金石文  
宜悉香入宅有未備子盍務竭心目徵據討論贊予有成冀上  
之朝廷願之學官俾五代之文獻燦然可稽且以息讀史家訾詆  
歐陽之淺說予之尊聞於鄉前哲亦藉是以見子其識之鳳誥  
入翰林從公史局日復不給又連以使事在外未卽踐言嘉慶  
辛酉典試山左辭公於寓園公愀然曰子行矣以遭遇言計當  
留視學予寢衰疾慎毋忘注史之約洎癸亥手書諄道此事以  
謂觀成弗逮行以全橐傾篋相付九月鳳誥按魏博有持歐史  
注橐售者繙訖首尾審爲竹垞手鈔所采宋元明諸家書百餘



種凡千七百六十餘條殆卽所云壁魚穴鼠所齧者驚喜馳報不謂公之遽不及見也更讀遺詩留寄鳳誥暨胡君長齡阮君元曰少時注意歐陽史七十三年未得成門戶雖然龕構架庭階尙乏細經營飄零莫遣隨殘葉仗助終當賴友生幸有三公舊同志爲予緝業定刊行三復詩言感愴無已甲子鳳誥還朝始讀公自定諸帝家人傳至六臣傳十六卷蓋病中倉猝所成餘五十八卷聚一巨篋所采宋人書二百數十種視竹垞實倍且專爰謹藏之丁卯使浙公暇取文瀾閣書一一校詳加以掇掇己巳夏排次粗竟旋以事輟業迨癸酉至京師重加訂補及今乙亥前後三易稟迺得蒼粹成書凡朱錢采錄無不刺入公於是書殫精五十餘年而今迺得告無憾於公者使公歸然幸存當爲廬陵稱慰於七百年後豈非藝林快事乎惜乎公之不

及見也胡就宿草阮久在封圻末由與之商榷謹以公貽示凡  
例眉列卷端復以闡明公之本意者綴爲例述於後嘉慶乙亥

秋七月

五代史記  
注識語

陸先生錫熊

陸錫熊字健男號耳山上海人乾隆辛巳進士以知縣歸班候  
選逾年值高宗南巡召試一等授內閣中書累遷刑部郎中三  
十八年特改翰林院侍讀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歷典山西  
浙江廣東鄉試兩爲會試同考官又督福建學政所得多知名  
士會盛京文溯閣所藏四庫全書其中繕寫多有脫誤因奏請  
自往覆校五十七年春甫至奉天遽卒年五十九先生生有異  
稟彊識博聞四庫館開與紀文達同爲總纂官始終其事其他  
奉敕編輯者尙有通鑑輯覽契丹國志勝朝殉節諸臣錄河源

紀略歷代職官表諸書悉當上意輒降旨褒敘所自著有炳燭

偶鈔寶奎堂文集篁村詩集

參史傳 王昶撰墓誌銘

浦先生鏜

浦鏜字金堂號聲之一號秋稼嘉善人廩貢生乾隆壬午入都

應京兆試假館紀文達家一夕友人招飲醉後仆地不起視之

已絕家居時嘗與同里陳唐周澧章愷為講學之會各攻一業

先生獨究心注疏每遇古籍善本輒廣為購借於文字之異同

參互考訂前後歷十二年成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一卷兼綜

條貫抉微糾謬功不在陸德明下仁和沈椒園為御史時嘗錄

存其副後攜書北上及喪歸則原稿已失至嘉慶中阮文達元

撰十三經校勘記猶屢引其書焉他所著有雙聲疊韻錄小學

紺珠補文選音義清建閣集

參嘉善縣志 盛百二袖堂續筆談 周震榮撰先友傳



陸費先生塤

陸費塤字丹叔號頤齋桐鄉人乾隆乙酉以南巡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丙戌成二甲一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禮部左侍郎以憂歸尋坐事落職五十五年卒先生以翰林爲四庫全書總校官兼武英殿提調久於其事凡所進書校閱訂正綜覈精詳著有經典同文歷代月朔考帝王廟諡年諱譜枝蔭

閣詩集

參史傳

余先生廷燦

余廷燦字卿雯號存吾長沙人乾隆辛巳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充三通館纂修官乞養歸其學兼綜經史及諸子百家象緯句股律呂音韻皆能提要鉤玄嘗與戴東原紀文達相切劘晚主濂溪石鼓駮江城南書院教以兼通漢宋爲宗著有存吾文

集十六卷嘉慶三年卒年七十

參史傳 唐 仲冕撰墓表

文集

旅酬考

凡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眾賓無數為賓黨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凡祭則子姓兄弟咸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為主人之黨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立凡祭必有獻有酢有酬凡受獻必於堂上受酬必於堂下自迎尸入主人初獻尸主婦亞獻尸賓三獻尸訖事神禮成

此據特牲饋食禮言之

於是順神意以達神惠遂獻賓獻眾賓設尊酬賓

獻長兄弟獻眾兄弟獻內兄弟凡六節乃旅酬其獻賓也主人

降自阼階西面洗爵酌西階上獻賓賓受爵薦脯醢

凡言薦言祭皆謂脯

醢也

賓卒爵賓酌以答主人謂之酢主人受爵卒爵賓執祭降西

面奠於其位如初言賓復西階下東面位也其獻眾賓也眾賓升拜受爵

坐祭立飲辯主人備答拜降實爵於筐其設尊酬賓也尊兩壺

於阼階東為兄弟之尊尊兩壺於西階為賓之尊主人洗觶先

酌西階之尊自西階前北面酬賓獻賓之禮以酬副之其禮乃成主人先自卒

觶以導飲再洗觶酌以進賓西面主人奠觶於薦北賓取觶還

東面奠觶於薦南此則西階一觶發自主人奠而未舉正開旅

酬之端者其獻長兄弟眾兄弟也主人洗爵獻長兄弟於阼階

上如賓儀先成賓禮然後獻長兄弟者主人之義也洗獻眾兄弟如眾賓儀其獻內

賓宗婦也內賓姑姊妹宗婦族人之婦洗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眾兄弟之

儀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主人於賓兄弟並同北面拜因獻爵酢而此則主人自西面拜且易爵而

也酢卒爵降實爵於筐入復位其旅酬也前主人酬賓已舉西階

一觶則長賓有酬爵惟長兄弟無爵無以相酬於時兄弟弟子



洗酌東尊在阼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弟

旅酬只有兄弟弟子舉觶而中庸註及賓

弟子蓋兼後無算爵言之自不合平舉至棄經從傳

弟子亦先自飲以導如舉人酬賓儀

此則東階一觶發自兄弟弟子亦奠而未飲正當旅酬之始者

然後賓取前所奠薦南之觶往阼階前

凡言前在階下

北面酬長兄弟

賓立卒觶酌於東尊進長兄弟受觶賓復位長兄弟即舉賓酬

觶往西階酬眾賓長兄弟自卒觶酌於西尊西面眾賓受旅者

受

旅行也受行酬也

長兄弟復位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此先旅西

階一觶也然後長兄弟又取前弟子所舉觶以酬賓如賓酬兄

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於筐此次旅阼階一觶也蓋賓取薦

南之觶酬長兄弟則長兄弟行旅於眾賓眾賓及眾兄弟交錯

以辯長兄弟取弟子之觶酬賓則賓行旅於眾兄弟眾兄弟及

眾賓亦交錯以辯而內賓旅酬之節又詳於記而經不言者此

旅酬之正也然賓弟子洗酌西尊中庭北面舉觶於其長前此賓弟

子無舉觶於其長之事至此無算爵時乃有之兄弟弟子又洗酌東尊中庭北面舉觶

於其長前兄弟弟子自行禮於其長此則因賓弟子行禮於其長而及之且因將行無算爵而及之也舉觶者

祭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於其尊復中庭初位長皆

拜舉觶者皆奠於薦右注云非神惠同於生人飲酒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

復位答拜長皆奠觶於其所將眾相酬也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

東西面之位爵皆無算旅酬惟兩觶交錯以徧而此則徧後又舉以醉為度故無算也而此下當有賓

及長兄弟以次各舉其弟子所舉觶交錯以辯其文省耳此則旅酬之全也

釋射

張布為所射布謂之侯侯中方一丈謂之鄉侯之中三分之得

三尺三寸有奇謂之鄉侯之鵠中上下各長二丈橫設之廣二

尺左右各出五尺謂之躬躬上長四丈橫設之廣二尺左右各

出躬一丈謂之上舌躬下長三丈橫設之廣二尺左右各出五

尺謂之下舌舌亦謂之个侯上幅謂之上个舌上下有繩維之

各出舌尋謂之綱下綱去地尺二寸謂之武中人之足長尺二寸兩旁樹

木謂之植籠綱以繫於植謂之紐紐圍寸謂之緝六尺謂之弓

量去堂遠近以為侯道謂之量人大射侯道九十弓即虎侯弓王自射

取二寸則丈八尺以為侯中三分其侯而鵠居一謂之大侯之

鵠侯道七十躬即熊侯侯所射弓取二寸得一丈四尺以為侯中三分

其侯而鵠居一謂之參侯之鵠侯道五十弓即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又卿大夫

大射主臣同麋侯亦五十弓弓取二寸得一丈以為侯中三分其侯而鵠居

一謂之豢侯之鵠為獲者禦矢謂之乏乏謂之容爾雅容謂之

防在侯西北邪向謂之侯黨於文反正為乏正以受矢乏以蔽矢弓淵謂之隈隈者

弓之曲處考工記凡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者必撓是也弓把謂之弣弓末謂之簫簫或作

箫又曰



彌詩象彌魚服又曰弩說文曰弩弓戾也又曰峻弓人曰凡爲  
弓方其峻又爾雅云弓無緣者謂之彌蓋無緣之弓以骨飾其  
彌故謂之彌又簫之飾以金者謂之銑以蜃  
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圭郭璞曰珧小蚌也 金鏃翦羽謂之鏃

骨鏃不翦羽謂之志矢幹長三尺謂之笥矢末銜弦謂之括四

矢謂之乘橫矢於二指之間謂之挾插於紳帶之間謂之搢紳

外革之內故遞取弓矢見威儀謂之拾天子之弓合九成規往  
云紳帶之間

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弧弓諸侯之弓合七成規往來體若一

謂之唐弓大弓大夫之弓合五成規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弓

庾弓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戰守二在前三在後其達

遠謂之枉矢絜矢田獵一在前二在後其達遲謂之殺矢鏃矢

弋射四在前三在後其行高謂之矰矢第矢散射四在前四在

後其行平謂之恆矢庠矢著右巨指以鈎弦闔體謂之決朱韋

韜食指將指無名指以利放弦謂之朱極韋韝著左臂以引弦

謂之遂遂蔽膚斂衣謂之拾左兔衣謂之袒袒朱襦謂之君袒  
袒纁襦謂之大夫袒君在大夫射及士射皆謂之內袒堂正中  
謂之棟次棟謂之楣堂東西柱謂之楹東行過由楹北謂之鉤  
楹內東行過由楹南謂之由楹外疏數容弓謂之兩楹閒能正  
方圓者謂之梓人一縱一橫謂之午若丹若墨度尺而午謂之  
物在左者謂之左物在右者謂之右物履左物者謂之上射履  
右物者謂之下射左足履物既視侯而俯併其右足謂之方足  
矢下行者謂之留矢上行者謂之揚矢左右行者謂之方析羽  
爲之倚侯中謂之旌雜帛爲之謂之物舉旌唱獲謂之獲者舉  
旌而大言唱獲謂之以宮偃旌而小言唱獲謂之以商長尺有  
握者八十謂之箭籌籌謂之算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謂之  
中君於國中燕射以翽旌獲謂之皮樹中郊於太學射以旌獲

謂之間中竟與鄰國君射以龍旻獲謂之虎中大夫各以其物  
獲謂之兕中士翻旌以獲謂之鹿中其射之以樂六耦三侯三  
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謂之王射四耦二侯二獲二容樂  
以貍首七節三正謂之諸侯之射三耦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  
蘋五節二正謂之孤卿大夫之射三耦豢侯一獲一容樂以采  
蘋五節二正謂之士射張幃席爲之謂之次所以撻犯教者謂  
之扑執弓以指受者謂之畢大射左執附右執下末向乏而揚之  
以命去侯謂之揚弓向侯而揖之推手也以命取矢謂之揖弓以  
取矢之器謂之并夾以盛矢之器謂之箠所以承筈齊矢謂之  
楅設中庭而統於賓以西爲上謂之東肆手放而下備不整理  
謂之順羽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謂之撫矢釋獲先數右獲  
一算謂之奇二算謂之純縮而委之異之謂之十純橫諸下者



謂之餘純奇又縮若右勝者謂之右賢於左若左勝者謂之左

賢於右左右一者謂之左右鈞設於西楹西以奠觶者謂之豐

奉豐者謂之司宮士大射則司宮士袒決遂執張弓謂之勝者

左執弣襲而說決拾卻左手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謂之不勝

者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謂之鄉射將祭擇士謂之

大射諸侯朝天子而與之射謂之賓射諸侯相朝而與之射謂

之燕射比兩人對決勝負謂之耦司射選賓黨弟子有德行道

藝之高者以誘射謂之三耦席戶牖間南面東上者謂之賓席

阼階上西面者謂之主人繼賓席而西居眾賓之長者謂之三

賓席於尊東西上者謂之遵位於堂西待比耦者謂之眾賓待

命事者謂之弟子在官之士與賓俱來者謂之公士將射來觀

禮者謂之羣士贊主人之命謂之相泄酒禮而尊卑皆受範謂

之司正以主人之吏爲之謂之司射掌一射之儀謂之司馬

